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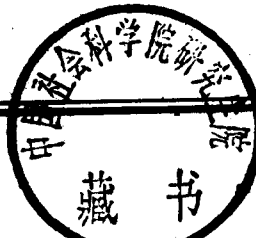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三〇七號

據清·楊銜之撰
清·光緒二十九年刊本
影印

陝西 省

洛陽伽藍記

(全)



Sk20/03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0098735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月壹一版

洛陽伽藍記

全一冊

發行人：**黃 成 助**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79之二號

電話：三七〇一三二號

印刷者：**東南印製廠有限公司**

和平西路二段70巷83弄29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渚

藍

陽

記

功

題 汪 練



說光
劍緒
齋癸
刊卯

序

元魏崛起朔漠奄有中原高祖賢明卜宅洛土聲明文物用夏變夷洵乎軼苻秦而跨江左世宗忘其國恤崇尚釋氏太和政教爲之一衰洎乎母后臨朝閹人用事外藩首禍變故迭興始則尔朱氏張卓莽之凶焰繼則賀六渾效曹馬之故智至永熙遷鄴而魏祚移矣撫軍府司馬楊銜之慨念故都傷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夫朝家變亂之端宗藩廢立之由藝文古蹟之所關苑囿橋梁之所在以及民間怪異外夷風土莫不鉅細畢陳本末可觀足以補魏收所未備爲拓跋之別史不特遺聞逸事可資學士文人之考覈已也其敘錄伽藍始于閭闔宮前西則永寧胡統透而西則爲建中長秋瑤光也東則景樂透而東則爲昭儀修梵嵩明也

其南則景林也其中小寺則願會光明司農也由是而及城外建春門則明懸龍華瓔珞也而宗聖崇眞魏昌景興太康以次記焉東陽門則莊嚴秦太上君正始也青陽門則平等景寧也而歸覺附記焉由東而南開陽門則報德也龍華追聖在其東而文覺三寶寧遠正覺以次記焉宣陽門則東有景明大統而西有高陽王寺也而招福雙女永橋之歸正菩提城西之崇虛以次記焉由南而西西明門則沖覺也西陽門則宣忠白馬光寶法雲也而王典御開善以次記焉壽邱里中則又有追光寺也閭闔門則永明也大覺在其西而凝覺在其東也由西而北則大夏門有禪虛也廣莫門有凝圓也此其次弟也昔劉知幾言術之此記定彼榛楛列爲子註後人合并不可復辨暇日流覽意存復古忘其淺陋重爲分

析古本既無由見未必一如舊觀而綱目麤具讀是書者或有取乎圖一篇集證一卷附於簡端卷末世之君子糾其謬焉

道光十三年十二月既望錢塘吳若準自序

--	--	--	--	--	--	--	--	--	--	--	--



11

洛陽伽藍記序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譔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竝理在寰區而義兼天下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自頂日感膺滿月流光陽門飾豪睂之象夜臺圖紺髮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舍資財若遺蹟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之影金刹與靈臺比高宮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工墟牆被蒿艾巷羅荆棘

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游兒牧豎躑躅於九達農夫
耕稼蓺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
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
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徧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其中
小者取其詳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爲始次及城外表
列門名以遠近爲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
其闕焉

大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亮營造宮室
洛陽城門依魏晉舊名

東面有三門

北頭第一門曰建春門

漢曰上東門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是也魏晉曰建春門

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東陽門

漢曰東中門魏晉曰東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青陽門

漢曰望京門魏晉曰青明門高祖改爲青陽門

南面有三門

東頭第一門曰開陽門

初漢光武遷都洛陽作此門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來在樓上後瑯琊郡開陽縣言南門一柱飛去使來視之則是也遂以開陽爲名自魏及晉因而不改高祖亦然

次西曰平昌門

漢曰平門魏晉曰平昌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西曰宣陽門

漢曰津門魏晉曰津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西面有四門

南頭第一門曰西明門

漢曰廣陽門魏晉因而不改高祖改爲西明門

次北曰西陽門

漢曰雍門魏晉曰西明門高祖改爲西陽門

次北曰閭闔門

漢曰上西門有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魏晉曰閭闔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北曰承明門

承明者高祖所立當金墉城前東西大道遷京之始宮闕

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數詣沙門論議故通此門而未有名世人謂之新門時王公卿士常迎駕於新門高祖謂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詩云謁帝承明廬此門宜以承明爲稱遂名之

北面有二門

西頭曰大夏門

漢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洛陽城門樓皆兩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門葢棟干雲

東頭曰廣莫門

漢曰穀門魏晉曰廣莫門高祖因而不改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連被諸城上也

一門有三道所謂九軌

洛陽伽藍記卷第一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譔

城內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閭闔門南一里御道西

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里南界昭元曹北鄰御史臺閭闔門御道東有左衛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丘象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廟南有護軍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衛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級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陰里卽四朝時藏冰處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剝復高十

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象三千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刹上有金寶餅容二十五石寶餅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鎖四道引刹向浮圖四角鎖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布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餘里

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象一軀中長金象十軀繡珠象三軀織成五軀作功奇巧冠於當世

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瑣綺疏難得而言栝柏
松椿扶疏拂檐蕙竹香草布護階墀是以常景碑云須彌
寶殿兜率淨宮莫尙於斯也

外國所獻經象皆在此寺

寺院牆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牆也四面各開一門
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製似今端門圖以雲
氣畫彩仙靈綺口青瑣口赫麗華拱門有四力士四師子
飾以金銀加之珠玉莊嚴煥炳世所未聞東西兩門皆亦
如之所可異者惟樓二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四
門外樹以青槐亘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斷飛塵
不由奔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

詔中書舍人常景爲寺碑文景字永昌河內人也敏學博

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爲高祖所器拔爲律學博士刑
法疑獄多訪於景正始初詔刊律令永作通式敕景共治
書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監王元龜尙書郎祖瑩員外散騎
侍郎李琰之等撰集其議又詔太師彭城王勰青州刺史
劉芳入預其議景討正科條商榷古今甚有倫序見行於
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芳造洛陽宮殿門閣之名經涂
里邑之號出除長安令時人比之潘岳其後歷位中書舍
人黃門侍郎秘書監幽州刺史儀同三司學徒以爲榮焉
景入參近侍出爲侯牧居室貧儉事等農家惟有經史盈
車滿架所著文集數百餘篇給事封暉伯作序行於世
褒飾畢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掌中臨京師若
家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銜之嘗與河南尹胡世

孝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游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嘆實是神功自云季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徧而此寺精麗閭浮所無也極物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至孝昌二年中大風發屋拔樹剝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命工匠更鑄新瓶

建義元年太原王尔朱榮總士馬於此寺榮字天寶北地秀容人也世爲第一領民酋長博陵郡公部落八千餘家有馬數萬匹富等天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崩無子立臨洮王世子釗以紹大業年三歲太后貪秉朝政故以立之榮謂并州刺史元天穆曰皇帝晏駕春秋十九海內士庶

猶曰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而望昇平其可得乎吾世荷國恩不能坐看成敗今欲以鐵騎五千赴哀山陵兼問侍臣帝崩之由君竟謂如何穆曰明公世跨并肆雄才傑出部落之民控弦一萬若能行廢立之事伊霍復見今日榮卽日共穆結異姓兄弟穆年大榮兄事之榮爲盟主穆亦拜榮於是密議長君諸王之中不知誰應當璧遂於晉陽人各鑄象不成惟長樂王子攸象光相具足端巖特妙是以榮意在長樂遣蒼頭王豐入洛詢以爲主長樂卽許之共剋期契榮三軍皓素揚旌南出太后聞榮舉兵召王公議之時胡氏專寵皇宗怨望假入議者莫肯致言唯黃門侍郎徐統曰尒朱榮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長戟指闕所謂窮轍拒輪積薪候燎今宿衛文武

足得一戰但守河橋觀其意趣榮懸軍千里兵老師弊以逸待勞破之必矣后然統言卽遣都督李神軌鄭季明等領眾五千鎮河橋四月十一日榮過河內至高頭驛長樂王從雷陂北渡赴榮軍所神軌季明等見長樂王往遂開門降十二日榮軍於芒山之北河陰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駕至者盡誅之王公卿士及諸朝臣死者三千餘人十四日車駕入城大赦天下改號爲建義元年是爲莊帝於時新經大兵人物殲盡流迸之徒驚駭未出莊帝肇升太極解網垂仁惟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恩南闕加榮使持節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北道大行臺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其天穆爲侍中太尉公世襲并州刺史上黨王起家爲公卿牧守者不可勝數二十日洛

中草草猶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懷思慮貴室豪家并宅競
竄貧夫賤士襁負爭逃於是出詔濫死者普加褒贈三品
以上贈三公五品以上贈令僕七品以上贈州牧白民贈
郡鎮於是稍安帝納榮女爲皇后進榮爲柱國大將軍錄
尚書事進天穆爲大將軍餘官皆如故

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聚兵顥莊帝
從兄也孝昌末鎮汲郡聞尔朱榮入洛陽遂南奔蕭衍是
年入洛莊帝北巡顥登皇帝位改年曰建武元年顥與莊
帝書曰大道旣隱天下匪公禍福不追與能義絕朕猶庶
幾五帝無取六軍正以糠粃萬乘錙銖大寶非貪皇帝之
尊豈圖六合之富直以尔朱榮往歲入洛順而勤王終爲
魏賊逆刃加於君親鋒鏑肆於卿宰元氏少長殆欲無遺

已有陳桓盜齊之心非無六卿分晉之計但以四海橫流
欲篡未可暫樹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立遵養
待時臣節豈久朕睹此心寒遠投江表泣請梁朝誓在復
恥風行建業電赴三川正欲問罪於尔朱出卿於桎梏恤
深怨於骨肉解蒼生於倒懸謂卿明眸擊節躬來見我共
敘哀辛同討凶羯不意駕入成皋便爾北渡雖迫於兇手
勢不自由或口生素懷棄劍猜我聞之永歎撫衿而失何
者朕之於卿兄弟非遠連枝分葉興滅相依假有內鬪外
猶禦侮況吾與卿睦厚偏篤其於急難凡今莫如棄親卽
讐義將焉據也且尔朱榮不臣之蹟暴於旁午謀危社稷
愚智同見卿乃明白疑於必然託命豺狼委身虎口棄親
助賊兄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物若克城邑絕非卿有

徒危宗國以廣寇仇快賊莽之心假卞莊之利有識之士
咸爲慙之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誓茲義舉
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儻天不厭亂胡羯未殄嗚嗚狼噬
薦食河北在榮爲福於卿爲禍豈伊異人尺書道意卿宜
三復兼利是圖富貴可保徇人非慮終不食言自相魚肉
善擇元吉勿貽後悔此黃門郎祖榮之詞也時帝在長子
城太原王上黨王來赴急六月帝圍河內太守元桃湯車
騎將軍宗正珍孫等爲顥守攻之弗克時暑炎赫將士疲
勞太原王欲使帝幸晉陽至秋更舉大義未決召劉助筮
之助曰必克於是至明盡力攻之如其言桃湯珍孫並斬
首以殉三軍顥聞河內不守親率百僚出鎮河橋特遷侍
中安豐王延明往守硤石七月帝至河陽與顥隔河相望

太原王命車騎將軍朱兆潛師渡河破延明於硤石顯
聞延明敗亦散走所將江淮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
泣握手成列顯與數千騎欲奔蕭衍至長社爲社民斬其
首傳送京師二十日帝還洛陽進太原王天柱大將軍餘
官亦如故進上黨王太宰餘官亦如故

永安三年逆賊朱兆囚莊帝於寺時太原王位極心
功高意侈予奪臧否肆意帝恐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卿
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九月二十五日詐言產太子榮穆
入朝莊帝手刃榮於光明殿穆爲伏兵魯暹所殺榮世子
部落大人亦死焉榮下車騎將軍朱陽都等二十人隨
入東華門亦爲伏兵所殺唯右僕射朱世隆素在家聞
榮死總榮部曲燒西陽門奔河橋至十月一日隆與妻鄉



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爲榮追福齋卽遣尔朱侯討伐
尔朱那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
尸喪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尙謂歸等曰太原王
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王法無親已依正刑罪止榮身餘皆
不問卿等何爲不降官爵如故歸曰臣從太原王來朝陛
下何忽今日枉致無理臣欲往晉陽不忍空去願得太原
王尸喪生死無恨發言兩淚哀不自勝羣胡慟哭聲振京
師帝聞之亦爲傷懷遣侍中朱元龍齎鐵券與世隆待之
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謂元龍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造濟生
民赤心奉國神明所知長樂不顧信誓枉害忠良今日兩
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爲太原王報仇終不歸降元龍見世
隆呼帝爲長樂知其不款且以言帝帝卽出庫物置城西

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卽得萬人與歸等戰於
郭外凶勢不摧歸等屢涉戎場便擊刺京師士眾未習軍
旅雖皆義勇力不從心三日頻戰而游龜不息帝更募人
斷河橋有漢中人李荀爲水軍從上流放火燒橋世隆見
橋被焚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源子恭黃門郎
楊寬領步騎三萬鎮河內世隆至高都立太原太守長廣
王暉爲主改號曰建口元年余朱氏自封王者八人長廣
王口晉陽遣潁川王余朱兆舉兵向京師子恭軍失利兆
自雷陂涉渡禽莊帝於式乾殿帝初以黃河奔急未謂兆
得濟不意兆不由舟楫憑流而渡是日水淺不沒馬腹故
及此難書契所記未之有也衍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橋宜
於滹水昭烈中起的盧踊於泥溝皆理合於天神祇所福

故能功濟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聲行窮梟獍阻
兵安忍賊害君親皇靈有知鑒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贊
其逆心易稱天道禍淫鬼神福謙以此驗之信爲虛說時
兆營軍尙書省建天子金鼓庭設漏刻嬪御妃主皆擁之
於幕鎖帝於寺門樓上時十二月帝患寒隨兆乞頭巾兆
不與遂囚帝還晉陽縊於三級寺帝臨崩禮佛願不爲國
王又作五言曰權去生道促憂來死路長懷恨出國門含
悲入鬼鄉隧門一時閉幽庭豈復光思鳥吟青松哀風吹
白楊昔來聞死苦何言身自當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宮
赴京師葬帝靖陵所作五言詩卽爲輓歌詞朝野聞之莫
不悲慟百姓觀者悉皆掩涕而已

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帝登陵雲臺望火遣南陽

王寶炬錄尙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
垂淚而去火初從弟八級中平旦大發當時雷雨晦冥雜
下霰雪百姓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時有三
比丘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有火入地尋柱周年猶有
煙氣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
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
至七月中平陽王爲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十月而
京師遷鄴

建中寺普泰元年尙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所立也

本是闔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梁棟踰制一里之間廊
廡充溢堂比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博做宏麗諸王莫及也
在西陽門內御道北

所謂延年里劉騰宅東有太僕寺寺東有乘黃署署東有武庫署卽魏相國司馬文王府庫東至閭闔宮門是也西陽門內御道口有永康里里內復有領軍將軍元義宅掘故井得石銘云是漢太尉荀彧宅正光年中元義專權太后幽隔永巷騰爲謀主父是江陽王繼之子太后妹婿熙平初明帝幼沖諸王權上太后拜父爲侍中領軍左右令總禁兵委以腹心反得幽隔永巷六年太后哭曰養虎自齧長虺成蛇至太昌二年太后反政遂誅父等沒騰田宅元義誅日騰已物故太后追思騰罪發墓殘尸使其神靈無所歸趣以宅賜高陽王雍建義元年尙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爲榮追福題以爲寺朱門黃閣所謂仙居也以前廳爲佛殿後堂爲講室金花寶蓋徧滿其中有一涼風

堂本騰避暑之處淒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也

長秋寺劉騰所立也

騰初爲長秋令卿因以爲名

在西陽門內御道北一里

亦在延年里卽是晉中朝時金市處

寺北有濛汜池夏則有水冬則竭矣

中有三層浮圖一所金盤靈刹曜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空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工作之異難可具陳四月四日此象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綵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象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

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閭闔城門御道北

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游園園中有凌雲臺卽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遠望目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有宣慈觀去地十丈觀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爲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丹楹刻桷圖寫列仙刻石爲鯨魚背負釣臺旣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九龍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

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凌虛鐸垂雲表作工之妙美埒永寧講堂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亘戶牖相通

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腳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竝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儀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入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尔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入瑤光寺淫穢自此後頗獲譏訕京師語曰洛陽男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壻

瑤光寺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卽魏氏所築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年歲久遠形製如初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城門爲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徧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

景樂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

懌是孝文皇帝之子宣武皇帝之弟

閩闔南御道西

望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里井里北門外有栳樹數株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供給行人飲水庇蔭多有憩者

有佛殿一所象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房連接輕條拂戶花藥被庭至於大齋常設女樂歌聲繞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爲至天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

後汝南王悅復修之悅是文獻之弟召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抃殿庭飛空幻惑世所未睹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驢投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食士女觀者目

亂晴迷自建義以來京師頻有大兵此戲遂隱也

昭儀尼寺闔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

東陽門內道北太北倉導官二署東南治粟里倉司官屬住其內

太后臨朝闔寺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是以蕭忻云高軒升斗者闔官之釐婦胡馬鳴珂者莫非黃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也愛尙文籍少有名譽見闔寺寵盛遂發此言因卽知名爲治書侍御史

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出詣景明景明三象恒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堂前有酒樹麩木

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之翟泉也銜之按杜預注春秋

云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按晉太倉在建春門內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池今在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後隱士趙逸云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學徒如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

池西南有願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宅所立也佛堂前生棗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遶柯葉旁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又然凡爲五種每種葉樞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棗觀者成市施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爲惑衆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

寺南有宜壽里內有苟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其異之遂掘光所得金象一軀

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上銘曰晉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
侍中中書監荀勗造暉遂捨宅爲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
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象象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
怖應卽殞倒衆僧聞象叫聲遂來捉得賊

胡統寺太后從姑所立也

入道爲尼遂居此寺

在永寧南一里許

寶塔五重金刹高聳洞房周匝對戶交疏朱柱素壁甚爲
佳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導工談義理常入宮與
太后說法其資養緇流徒無比也

修梵寺在清陽門內御道北蒿明寺復在修梵寺西

竝雕牆峻宇比屋連甍亦是名寺也修梵寺有金剛鳩鴿

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磨云得其真用也

寺北有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猶有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李祚吏部尚書邢鸞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涼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塗桐楊夾植當時名爲貴里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屬邢鸞家常掘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卓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鸞遂卒矣

景林寺在開陽門內御道東

講殿疊起房廡連屬丹檻炫日繡栢迎風實爲勝地

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洹精舍形製雖小巧構難加口禪閣虛靜隱室凝

邃嘉樹夾牖芳杜匝堦雖云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
坐其內餐風服道結跏數息

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爲其文白頭一字景裕范
陽人也性愛恬靜邱園放敖學極六經說通百氏普泰初
起家爲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爲事注周易行之於
世也

建春門內御道南有句盾典農籍田三署籍田南有司農
寺

御道北有空地擬作東宮晉中朝時太倉處也太倉南有
翟泉周回三里卽春秋所謂王子虎晉狐偃盟於翟泉也
水猶澄清洞底明靜鱗甲潛藏辨其魚鼈高祖於泉北置
河南尹中朝步廣里也泉西有華林園高祖以泉在園東

因名蒼龍海華林園中有大海卽漢天淵池池中猶有文帝九華臺高祖於臺上造清涼殿世宗在海內作蓬萊山上上有仙人館上有釣臺殿竝作虹蜺閣乘虛來往至於三月禊日季秋巳辰皇帝駕龍舟鷁首游於其上海西有藏冰室六月出冰以給百官海西南有景山殿山東有羲和嶺嶺上有溫風室山西有姮娥峯峯上有露寒館竝飛閣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元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有臨危臺景陽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仙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崑崙山一曰西王母棗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霜卽熟亦出崑崙山一曰王母桃也

柰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執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口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衍之時爲奉朝請因卽釋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咸稱善以爲得其旨歸

柰林西有都堂有流觴池堂東有扶桑海凡此諸海皆有石竇流於地下西通穀水東連陽渠亦與翟泉相連若旱魃爲虐穀水注之不竭離畢滂潤陽穀泄之不盈至於鱗甲異品羽毛殊類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

洛陽伽藍記卷第一

洛陽伽藍記卷第一

十四 說 劍 齋

--	--	--	--	--	--	--	--	--	--	--	--	--	--

洛陽伽藍記卷第二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譔

城東

明懸尼寺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在建春門外石樓南

穀水周圍繞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橋橋有四柱在道南銘曰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逮我孝昌二年大雨積橋柱始薶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銜之按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並云晉太康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並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行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僂爲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

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

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高祖令爲租場天下貢賦所聚也
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在建春門外陽渠南

寺南有租場里

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云
此臺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鐘
一口撞之聞五十里太后以鐘聲遠聞遂移在宮內置凝
閒堂前講內典池門打爲時節初蕭衍子豫章王綜來降
聞此鐘聲以爲奇異遂造聽歌三首行傳於世

綜字世□僞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寶卷臨政淫亂吳人
苦之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爲主舉兵向秣陵事
旣克捷遂殺寶融而自立寶卷有美人吳景暉時孕綜經
月衍因幸景暉及綜生認爲己子小名緣覺封豫章王綜

形貌舉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遂歸我聖闕更
改名曰讚字世務始爲寶卷追服三年喪明帝拜綜爲太
尉公封丹陽王永安年中尙莊帝姊壽陽公主字莒犁公
主容色美麗綜甚敬之與公主語常自稱下官後除徐州
刺史加開府及京師傾覆綜棄州北走時尔朱世隆專權
遣取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
乎世隆怒之遂縊殺之

瓊瑤寺在建春門外御道北

所謂建陽里也卽中朝時白社池董威輦所居處里內有
瓊瑤慈善暉和通覺暉元宗聖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
寺里內土庶二千餘戶信崇三寶衆僧刹養百姓所供也
宗聖寺有象一軀舉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土

庶瞻仰目不暫瞬此象一出市井皆空炎光騰輝赫赫獨
絕世表妙伎雜樂亞於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
崇眞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
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一比邱云是寶
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邱是般若寺道品
以誦四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邱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
涅槃華嚴領眾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
物比邱中弟一麤行今惟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
最曰貧道立身以來惟好講經實不聞誦閻羅王敕付司
卽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異似非好處
有一比邱云是禪林寺道宏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
經人中象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

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象正欲得它人財物
既得它物貪心卽起旣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
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
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大守造靈覺寺成卽棄官入
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
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
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紘依惠凝所說卽訪
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
靈覺寺三寺間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宏寶明等皆實有之
議曰人死有罪福卽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
詔不聽持經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象者任意凝
亦入白鹿山居隱修道自此以後京師比丘悉皆禪誦不

復以講經爲意

出建春南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西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有魏時馬市刑嵇康之所也橋北大道西有建陽里大道東有綏民里里有河間劉宣明宅神龜年中以直諫忤旨斬於都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譚以枉死宣明少有名譽精通經史危行及於誅死

魏昌尼寺闡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在里東南角卽中朝牛馬市處也刑嵇康之所東臨石橋此橋南北行晉太康元季中朝時市南橋也澄之等蓋見此橋銘因而以橋爲太康初造也

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闡官等所共立也有金象輦去地三尺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

作工甚精難可揚推象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象
絲竹雜伎皆由旨給

建陽里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洛陽縣臨渠水縣門外有洛
陽令楊機清德碑

綏民里東崇義里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
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
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
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
之後始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甄爲之指子休園中曰
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甄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
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
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疏乃服逸言號

爲聖人子休遂舍爲靈應寺所得之輒還爲三層浮圖好事者尋逐之間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郡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此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佞言傷正

華詞損寶當時構文之士慙逸此言步兵校尉李澄問曰
太尉府前甄浮圖形製甚古猶未崩毀未知早晚造逸曰
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閏而異之
拜爲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曰吾不閒養生
自然長壽郭璞嘗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帝給
步輓車一乘游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蹟三年以後遁
去莫知所在

崇義里東有七里橋以石爲之中朝時杜預之荊州出頓
之所也七里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時人號爲三門離別
者多云相送三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歸常在此處
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

所謂東安里也北爲租場里內有駙馬都尉司馬洸濟州

刺史介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孫驥等四宅

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

當時太后正號崇訓母天下號父爲秦太上公母爲秦太上君爲母追福因以名焉

在東陽門外二里御道北

所謂暉文里里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實冀州刺史李詔秘書監鄭道昭等四宅並豐堂崛起高門洞開趙逸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延實宅是蜀主劉禪宅延實宅東有修和宅是吳王孫皓宅李韶宅是晉司空張華宅

中有五層浮圖一所修刹入雲高門向街佛事莊飾等於永甯誦室禪堂周流重疊花林芳卉徧滿階墀常有大德名僧講一切經受業沙門亦有千數

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
帝謂實曰懷甄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
實荅曰臣年迫棄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邱臣已
久乞間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
里謹奉明敕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
甄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曰聞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
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云齊士之名風俗淺薄虛論高談
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甄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
下還家以甄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語曰
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腹中不懷愁懷甄
之義起在於此也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當
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矯仁義內懷鄙吝

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附成名威勢所在側肩
競人求其榮利甜然濃於四方慕勢最甚號齊士子爲慕
勢諸郎臨淄官徒有在京邑聞懷甄慕勢咸共恥之唯崔
孝忠一人不以爲意問其故孝忠曰營邱風俗太公餘化
稷下儒林禮義所出今雖凌遲足爲天下模楷荀濟人非
許郭不識東家雖復苗莠自口未宜辱榮也

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

正始中立因以爲名

在東陽門外御道西

所謂敬義里也里內有典虞曹檐宇精淨美於叢林眾僧
房前高林對牖青松綠檉連枝交映多有枳樹而不中食
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錢四十萬陳劉李崇施

錢二十萬自餘百官各有差少者不減五千已下後人刊之

敬義里南有昭德里里內有尙書僕射游肇御史尉李彪兵部尙書崔林幽州刺史常景司農張倫等五宅彪景出自儒生居室儉素唯倫最爲豪侈齋宇光麗服玩精奇車馬出入踰於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嶽峯相屬深溪洞壑邈迤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置是以山情野興之士游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疏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見偏愛之如不能已遂造亭山賦行傳於世其詞曰今偏重者愛昔先民之重由樸由純然則純樸之體與造化而

津勉濠上之客口柱下之吏臥無爲以明心託自然以圖
志輒以山水爲富不以章甫爲貴任性浮沈若澹兮無味
今司農張氏實鍾其人巨量接於物表天矯洞達其眞青
松未勝其潔白玉不比其珍心托空而棲有情入古以如
新旣不專流蕩又不偏華上下居動靜之間不以山水爲
忘庭起半邱半壑聽以目達心想進不入聲榮退不爲隱
放爾乃決石通泉拔嶺巖前斜與危雲等曲危與曲棟相
連下天津之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纖列之狀如一古崩剝
之勢似千年若乃絕嶺懸坡踳踳蹉跎口水紆徐如浪峭
山口高下復危多五尋百拔十步千過則知巫山弗及口
口蓬萊如何其中煙花霧草或傾或倒霜幹風枝半聳半
垂玉葉金莖散滿堦墀然目之綺裂鼻之馨旣共陽春等

茂復與白雪齊清或言神明之骨陰陽之精天地未覺生
此異人焉識其中羽徒紛泊色雜蒼黃綠頭紫頰好翠連
芳白鶴生於異縣丹足出自它鄉皆遠來以臻此藉水木
以翱翔不憶春於沙漠遂忘秋於高陽非斯人之感至伺
候鳥之迷方豈下俗之所務實神怪之異口能造者其必
詩敢往者無不賦或就饒風之地或入多雲之處氣嶺與
梅岑隨春之所悟遠爲神仙所賞近爲朝士所知求解脫
於服佩預參次於山垂子英游魚於玉質王喬繫鶴於松
枝方丈不足以妙詠歌此處態多奇嗣宗聞之動魄叔夜
聽此驚魂恨不能鑽地一出醉此山門別有王孫公子遜
遁容儀思山念水命駕相隨逢岑愛曲值石凌欵口爲仁
智之田故能種此石山森羅兮草木長育兮風煙孤松旣

能卻老半石亦可畱年若不坐臥兮於其側春夏兮其游
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心兮何所憶

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舍宅所立也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
北

所謂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木蕭森平臺複道獨顯當世
寺門外有金象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
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此象面有悲容兩目
垂淚徧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
之有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濕都盡更換以它
綿拭俄然復濕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尔朱榮入洛陽
誅戮百官死亡塗地至永安二年二月此象復汗京邑士
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大敗

所將江淮子弟五千餘人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
七月此象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夕惶懼禁人不聽觀之
至十二月余朱兆入洛陽禽莊帝崩於晉陽在京宮殿空
虛百日無主唯尙書令司州牧樂平王余朱世隆鎮京師
商旅四通盜賊不作建明二年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至
郭外世隆以長廣本枝疏遠政行無聞逼禪位於廣陵王
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爲黃門侍郎見元義秉權政
歸近習遂佯啞不語不預世事永安中遁於上洛山中州
刺史泉企執而送之莊帝疑恭姦詐夜遣人盜掠衣物復
拔刀劍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莊帝信其真
患放令歸弟恭常住龍華寺至時世隆等廢長廣而立焉
禪文曰皇帝咨廣陵王恭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累聖開

輔重基衍業奄有萬邦光宅四海故道溢百王德漸無外
而孝明晏駕人神口主故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
地實封陝任惟外相乃心王室大懼崩淪故推立長樂王
子攸以續絕業庶九鼎之命日隆七百之祚惟永然羣飛
未盜橫流且及皆狼顧鴟張岳立基趾丞相一揮大定海
內而子攸不顧宗社讐忌勳德招散輕俠左右壬人遂虐
甚剖心痛齊鉗齒豈直金版告怨大烏感德而已於是天
下之望俄然已移竊以宸極不可以曠神器豈容無主故
權從眾議暫馭兆民今六軍南邁已次河浦瞻望帝京赧
然興愧自惟寡薄本枝疏遠豈宜仰冀天情俯乖民望唯
王德表生民聲高萬古往以運屬殷憂時多口難卷懷積
載括囊有年今天眷明德民懷奧主麻數允集歌訟同臻

乃徐發樞機副茲竝屬僂敬奉璽綬歸於別邸王其寅踐
成業允執厥中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敬之哉恭讓曰天命
至重厯數匪輕自非德協三才功齊四海無以入選帝圖
允當師錫臣旣寡昧識無光遠景命雖降不能仰承乞收
成旨以允愚衷又曰王旣德應圖籙僉屬攸歸僂可允執
其中入光大麓不勞揮遜致爽神人凡恭讓者三於是卽
皇帝位改號曰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爲赦文敘述莊帝
枉殺太原王之狀廣陵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爲失德直以
天未厭亂逢成濟之禍謂左右將詔來朕自作之直言門
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兆億同茲大慶肆青之科一
依恆式廣陵杜口八載至是始言海內士庶咸稱聖君於
是封長廣爲東海王世隆加儀同三司尙書令樂平王餘

官如故贈太原王相國晉王加九錫立廟於芒嶺首陽上
舊有周公廟世隆欲以太原王功比周公故立此廟廟成
爲火所災有一柱災之不盡後三日雷雨震電霹靂擊爲
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復命百官議太原王配
饗司直劉季明議曰不合世隆問其故季明曰若配世宗
於宣武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爲臣不終爲
莊帝所戮以此論之無所配也世隆怒曰卿亦合死季明
曰下官旣爲議臣依禮而言不合聖心俘翦惟命議者咸
嘆季明不避強禦莫不嘆伏焉世隆旣有忿言季明終得
無患初世隆北叛莊帝遣安東將軍史忞龍平北將軍楊
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鎮河內及尔朱
兆馬首南向忞龍文義等率衆先降子恭見忞龍文義等

降亦望風潰散兆遂乘勝逐北直入京師兵及闕下矢流
王室至是論功作龍文義各封一千戶廣陵王曰侂龍文
義於王有勳於國無功竟不許時人稱帝剛直彭城王尔
朱仲遠世隆之兄也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口瑗爲西兗
州刺史先用後表廣陵荅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世隆侍
宴帝每言太原王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罪有合死世隆等
愕然自是已後不敢復入朝輒專擅國權凶慝滋甚坐持
臺省家總萬機事無大小先至隆弟然後施行天子拱已
南面無所干預

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大業始造五層塔一所平陽王武
穆王少子詔中書侍郎魏收等爲寺碑文至二年二月五
日土木畢工帝率百僚作萬僧會其日寺門外有石象無

故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躬來禮拜怪其詭異中書
舍人盧景宣曰石立社移上古有此陛下何怪也帝乃還
宮七月中帝爲侍中斛斯椿所使奔長安至十月終而京
師遷鄴焉

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南
所謂景寧里也高祖遷都洛邑椿創居此里遂分宅爲寺
因以名之制飾甚美綺柱珠簾椿弟愼冀州刺史愼弟津
司空竝立性寬雅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三從朝貴義
居未之有也普泰中爲尒朱世隆所誅後捨宅爲建中寺
出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里西北角有蘇秦冢
冢傍有寶明寺眾僧常見秦出入此冢車馬羽儀若今宰
相也

孝義里東卽是洛陽小寺北有車騎將軍張景仁宅景仁會稽山陰人也正光年初從蕭保寅歸化拜羽林監賜宅城南歸正里民間號爲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近伊洛二水任其習御里三千餘家自立巷寺市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爲魚鱉寺也景仁住此以爲恥遂徙居孝義里焉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吳兒甚厚褰裳渡於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無汗馬之勞高官通顯永安二年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海入洛陽僭帝位慶之爲侍中景仁在南之日與慶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卿蕭彪尙書右丞張嵩竝在其坐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楊元慎給事中大夫王昀是中原士族慶之因醉謂蕭張等曰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之承當在江左秦皇

玉璽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濕
蟄攢育蟲蟻疆土瘴癘蛙黽共穴人鳥同羣短髮之君無
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質浮於三江權於五湖禮
樂所不治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音復閩楚
難言不可變改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劉劭殺父於前
休龍淫母於後背逆人倫禽獸不異加以山陰請壻賣夫
朋淫於家不顧譏笑卿沐其遺風未沾禮化所謂陽翟之
民不知瘦之爲醜我魏膺籙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爲鎮四
海爲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常而並迹禮樂憲章之盛凌
百王而獨高豈卿魚鱉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
梁何爲不遜以至於此慶之等見元慎清辭雅句縱橫奔
發杜口流汗含聲不言於後數日慶之遇病心上急痛訪

人解治元慎自云能解慶之遂憑元慎元慎卽口含水喫慶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旁菰稗爲飯茗飲作漿呷啜鱗羹啜啣蟹黃手把豆蔻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手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之鬼口頭猶修網魚漉鱉在河之洲阻嚼菱蕩捃拾雞頭蛙羹蚌臠以爲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櫂遨游隨波溯浪唼喁沈浮白苧起舞揚波發謳急手速去還爾揚州慶之伏枕曰楊君見辱深矣自此後吳兒更不敢解語尋北海伏誅其慶之還奔蕭衍用爲司州刺史欽重北人特異於常朱异怪復問之曰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爲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寇士族竝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

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始登泰山者卑培
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慶之因此羽儀服式
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競相模楷褒衣博帶被及秣陵

元慎宏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曾祖泰從宋武入關
爲上洛太守七年背僞來朝明帝賜爵臨晉侯廣武郡陳
郡太守贈涼州刺史謚烈侯祖撫明經爲中博士父辭自
得邱壑不事王侯叔父許河南令蜀郡太守世以學行著
聞名高州里元慎清尙卓逸少有高操仁心自放不爲時
羈樂山愛水好游林澤博識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
有稱者讀老莊善言元理情嗜酒飲至一石神不亂常慷
慨嘆不得與阮籍同時生不願仕宦爲中散常辭疾退閒
未嘗修敬諸貴亦不慶弔親知貴爲交友故時人弗識也

或有人慕其高義投刺在門元慎稱疾高臥加以意思深
長善於解寤孝昌年廣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眾十
萬討葛榮夜寤著衮衣倚槐樹而立以爲吉徵問於元慎
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
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爲葛榮所殺追贈司空
公終如其言建義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
莊帝棄郡東走忽寤射得雁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
夫執雁君當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爲諫議大夫京兆
許超寤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
封陽城侯元慎解寤義出方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
與侯小乖按令今百里卽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爲妙著
時人譬之周宣及尔朱兆入洛陽卽棄官與華陰隱士王

騰周游上洛山

孝義里東市北殖貨里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
爲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人謂胡
兄弟相毆鬥而來觀之乃豬也卽舍宅爲歸覺寺合家人
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象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尙書左
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
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譔

城南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

景明年中立因以爲名

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

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卻負帝城青林
垂影綠水爲文形勝之地爽塏獨美山懸堂光觀盛一千
餘間交疏對靄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
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竹松蘭芷垂列階墀含風團露
流香吐馥

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地百仞是以形

子才碑文曰俯聞激電旁屬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侔於永
監金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荏蒲菱蕩水物生焉或
黃甲紫鱗出沒於蘩藻青鳧白雁沈浮於綠水礮磴春簌
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得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
師諸象皆來此寺尙書祠部曹錄象凡有一千餘軀至八
月節以次入宣陽門向閭闔宮前受皇帝散花於是金花
映日寶蓋浮雲幡幢若林香煙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
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眾負錫爲羣信徒法侶持花
成藪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

國

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爲寺碑文子才河間
人也志性通敏風情雅澗下帷覃思温故知新文宗學府

騰班馬而孤上英規勝範陵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
輻輳在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門
沾其賞者猶聽東吳之句藉甚當時聲馳遐邇正光未解
褐爲世宗輓郎奉朝請尋進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洽聞博
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靖虎門業廢
復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罰惰賞勤專心勸誘青領
之生竟懷雅術洙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
帝不許之子才恪請懇至辭淚俱下帝乃許之詔以光祿
大夫歸養私庭所生之處給事立五人歲一朝以備顧問
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居徙鄴民訟殷繁前格
後詔自相予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敕子才與散騎常
侍溫子昇譔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決疑州郡用爲

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爲政清淨吏民
安之復徵爲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朝儀咸
自子才出所著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贊記五百篇皆傳於
世鄰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爲美談也

大統寺在景明寺西

卽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畧宅每於夜見赤
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
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爲吾造功德顯畧遂造招福寺人
謂此地是蘇秦舊宅當時元乂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之
以二十斤與之銜之案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
寺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迹也

東有秦太師公二寺在景明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東寺

皇姨所建竝爲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爲雙女寺竝門
鄰洛水林木扶疏布葉垂陰各有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
丈素采布工比於景明至於大齋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
僧舍觀施供具諸寺莫及焉

寺東有靈臺一所基址雖積猶高五丈餘卽是漢武帝所
立者靈臺東辟雍是魏武所立者至我正光中造明堂於
辟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窗四闔汝南王復造甄浮圖於
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
堂之上從戎者拜曠掖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
士號明堂隊

時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營
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

靈臺南近洛河鄉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
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來問何從
而來旁皇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
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
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
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具備飲訖辭還老翁送元寶出云後
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
巷但見高岸對水淙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
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
矣元寶與子淵同成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

爲馮太后追福

在開陽門外三里御道東

開陽門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尙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迹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尙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讀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云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口高祖題爲勸學里里有文覺三寶窳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潁

周迴有園珍果出焉有大谷梨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京師

勸學里東有延賢里里有正覺寺尙書令王肅所立也肅字公懿瑯琊人也僞齊雍州刺史奐之子也瞻學多通

才辭美茂爲齊秘書丞太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制論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因肅立之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尙公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爲簿上蠶無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絲時公主代肅荅謝云鍼是貫錦物自中恆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有愧謝之色遂造正覺寺以憩之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子胥報楚之意卑身素服不聽樂時人以此稱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道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卮經數年已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漿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

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竝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
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作奴
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
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蠶注坂屠兒割肉與稱同尙書
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技兒擲絕在虛空彭城王
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卽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
明有知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
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
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
飲爲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
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
內有學鬻之婦以卿言之卽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

此言戲之自是朝貴燕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
殘民遠來降者好之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
義欲爲之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義意荅曰
下官雖生於水鄉而立身已來未遭陽侯之難元義與舉
坐之客大笑焉

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並在報德寺
之東

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師寺皆種雜果而此二寺園林
茂盛莫與之爭

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神龜中常
景爲泗頌其辭曰浩浩大川泱泱清洛導源熊耳控流巨
壑納穀吐伊貫周淹亳近達河宗遠朝海若兆惟洛食實

同土中上應張柳下據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載融帝世光
宅口夏下風前臨少室卻負大行制巖東邑峭岷西疆四
險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固失道則亡詳觀古列考見邱
墳乃禪乃革或質或文周餘九列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
景雕矐天地發揮圖書受命皇建有極神功無競魏籙仰
天元符握鏡璽運會昌龍圖受命乃隴書軌永懷保定敷
茲景迹流美洪謨襲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
衢爰勒洛汭敢告中區

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十丈華表上作鳳皇似欲冲天
勢

永橋以南園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
四館一日歸正二日歸德三日慕化四日慕義吳人投國

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後賜宅歸正里景明初僞齊建安王
蕭寶夤來降封會稽公爲築宅於歸正里後進爵爲齊王
尙南陽長公主寶夤恥與夷人同口令公主啟世宗求入
城內世宗從之賜宅於永安里正光四年中蕭衍子西豐
侯蕭正德來降處金陵館爲築宅歸正里正德捨宅爲歸
正寺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已後賜宅歸德里正光
元年口口至都久閩阿那肱來朝執事者莫知所處中書
舍人常景議云咸寧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下
可班那肱蕃王儀同之間朝廷從其議又處之燕然館賜
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
熱時人謂之雁臣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
夷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蔥嶺已西至於大秦

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閭闔填列青槐蔭陌綠樹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樂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臾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

永橋南道東有白象師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所獻皆施五采屏風七寶坐牀容數人真是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牆走出於外逢樹卽拔遇牆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師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爲逆賊万俟醜奴所獲畱於寇中永安未醜奴破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師子

必伏可覓誠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竝
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師子悉皆瞑
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虞人
牽盲熊至聞師子氣驚怖跳跟曳鎖而走帝大笑普泰元
年廣陵王卽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師
子亦令送歸本國送師子胡以波斯道遠不可送達遂在
路殺師子而返有司糾劾罪以違旨論廣陵王曰豈以師
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冢取甌
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
門侍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冢
得霍光女婿范友明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此不

足爲異也后卽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
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
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下十有二
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游行或遇飯食如似寢中不
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秀攜詣準財里訪涵父母果
有崔暢其妻魏氏秀攜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息子
涵年十五而死秀攜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
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秀
攜還以實陳聞后遣攜送涵回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持
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手
速去可得無殃涵遂舍去游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
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

常走於達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人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柏木棺勿以棄木爲櫬人間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柏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棺棄木爲櫬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踴貴人疑賣棺者貨涵發此等之言也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

雍爲尔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爲寺正光中雍爲丞相給輿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弟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楹窈窕連亘飛檐反宇轆轤周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夾道文物成行鏡吹響發笳聲哀

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
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
一食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畱侯李崇
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崇爲尙書令儀同三司亦富
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悒惡衣麤食亦常無肉止有
韭菹崇客李元祐語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間其故
元祐曰二九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卽以爲譏罵雍薨後
諸伎悉令人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笙篴能爲明
妃出塞之曲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
爲側室宅近清陽門徐鼓笙篴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
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二名豔
姿竝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亦能爲綠水歌豔姿善火

鳳舞竝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常令徐鼓綠水火
鳳之曲焉

高陽宅北有中甘里里內荀穎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辨神
情卓異雖黃琬文舉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潘崇和講服
氏春秋於城東昭義里子文攝齊北面就和受道時趙郡
李才問子文曰荀生住在何處子文對曰僕住在中甘里
問才曰何往曰往城南城南有四夷館才以此譏之子文
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
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
風俗萬國干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之崇和曰
汝穎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言也舉學皆
笑焉

崇虛寺在城西卽漢之躍龍閣也延熹九年桓帝祠老子於躍龍園室華蓋之座用郊天之樂此其地也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憩者多見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卜說 劍 赤廟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with a thick black border. Inside this area, there are several vertical lines that create a grid-like structure, similar to a table.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and run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of the area. The background within the grid is whit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grid, there is a small, dark, triangular shape pointing towards the center. Below the grid, there is a small, dark, rectangular shape.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redacted table or a scan artifact.

洛陽伽藍記卷第四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譔

城西

沖覺寺太傅清河王懌舍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

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竝受遺詔輔翼孝明時帝始年六歲太后代總萬幾以懌名德茂親體道居正事無大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際勢傾人主弟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退賓堂形製竝如清暑殿土山釣臺冠於當時斜峰入牖曲沼環

堂樹響飛嚶階叢花藥懌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不
輻輳府僚臣佐並選雋俊至於清晨明景騁望南臺珍羞
具設琴笙並奏芳醴盈罍嘉賓滿席使梁王愧兔園之游
陳思慚雀臺之燕正光初元義秉權閉太后於後宮薨懌
於下省孝昌元年太子還總萬幾追贈太子太師大將軍
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
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輓歌二部葬禮依晉安
平王孚故事諡曰文獻圖懌象於建始殿拔清河國合韓
子熙爲黃門侍郎從王國三卿爲執戟者近代所無也爲
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所立也在西陽門外一里御道

南

永康中北海入洛莊帝北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惟徽獨從莊帝至長子城大兵阻河雌雄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爲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捨宅焉永安末莊帝謀殺尒朱榮恐事不果請計於徽徽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后懷孕於十月今始九月可爾已不徽曰婦生產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爲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特至太原王弟告曰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徽脫榮帽歡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於色繞殿內外驩叫榮遂信之與穆竝入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温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旣誅拜徽太師司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偏被委任及尒朱兆禽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

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少有舊恩故往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時聞尔朱兆募城陽王甚重禽獲者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遂斬送之徽初投祖仁家齎金一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總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兆得徽首亦不勳賞祖仁兆忽寤徽云我有黃金二百斤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覺卽自思量城陽祿位隆重未聞清貧常自入其家採掠本無金銀此寤或真至曉掩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一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藏隱依寤徵之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五十匹盡送致兆猶不滿數兆乃發怒捉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時人以爲交報楊銜之云崇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禍之門殃所畢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徽
徽卽托寤增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祖仁備經楚撻
窮其塗炭雖魏侯之笞田蚡秦王之刺姚萇以此論之不
能加也

宣忠寺東王典御寺闡官楊王桃湯所立也時闡官伽藍
皆爲尼寺惟桃湯所建僧寺世人稱口英雄門有三層浮
圖一所工踰昭義宦者招提最爲入室至於大齋常擊鼓
歌舞也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

佛入中國之始

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

帝寤金人長丈六項背日月光明金神號曰佛遣使向西

域求之乃得經象焉時白馬負而來因以爲名明帝崩起
祇迥於陵上自此從後百姓冢上或作浮圖焉寺上經函
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
道俗敬禮之如仰眞容

浮圖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柰林實
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竝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
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爲奇味得者
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榴一實直牛

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醜陋心識通達過去
未來預睹三世發言似讖不可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
太后聞之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之
能解建義元年后爲尔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亦有洛陽

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爵否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
廂屋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十餘日法和父喪大竹者杖
東廂屋者倚廬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光寶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

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爲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
逸見而嘆曰晉朝石塔寺今爲光寶寺也人問其故逸曰
晉朝三十二寺盡皆湮滅惟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
是浴室前五步應有一井衆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
填塞甃口如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池平衍果
菜葱青莫不嘆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菱被岸菱荷
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旁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
告歸徵友命朋來游此寺雷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

泉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爲興適

普泰末雍州刺史隴西王尒朱天光總士馬於此寺寺門
無何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於東市也
法雲寺西域烏場國胡沙門僧摩羅所立也在光寶寺西
隔院竝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卽曉魏言隸
書凡聞見無不通解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之作祇洹寺
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爲胡飾丹素發彩金碧垂輝
摹寫眞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麗若金剛之在雙林
伽藍之內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京師沙門好胡
法者皆就摩羅受持之戒行眞苦難可掄揚秘咒神驗閭
浮所無祝枯樹能生枝葉咒人變爲驢馬見之莫不忻怖
西域所齎舍利骨及佛牙經象皆在此寺

寺北有侍中尙書令臨淮王彧宅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恬
風儀詳審容止可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珍金蟬耀首寶
玉鳴璫負荷執笏逶迤複道觀者忘疲莫不歎服彧性愛
山林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游
後園僚案成羣俊民滿席絲桐發響羽觴流行詩賦竝陳
清言乍起莫不飲其元奧忘其褊鄙焉是以入彧室者謂
登仙也荊州秀才張裴裳爲五言有清拔之句云異秋花
共色別樹鳥同聲或以蛟龍錦賜之亦有得緋綢緋綾者
惟河東裴子明爲詩不工罰酒一石子明八日而醉眠時
人譬之山濤及尔朱兆入京師彧爲亂兵所害朝野痛惜
焉

出西陽門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回八里市南有

皇女臺漢大將軍梁冀所造猶高五丈餘景明中比邱道
恒立靈仙寺於其上臺西有洺陽縣臺中有侍中侯釗宅
市西北有土山魚池亦冀之所造卽漢書所謂采土築山
十里九坂以象二嶠者

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爲生資
財巨萬有劉寶者最爲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
養馬一匹至於鹽粟貴賤市賈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
足蹟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匹銅
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
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
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爲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
延伯甚愛之正光末高平失據虐吏充斥賊帥万俟醜奴

寇暴涇岐之間朝廷爲旰食延伯總步騎五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卽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冠長劔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曲於後聞之者懦夫成勇劔客思奮延伯膽畧不羣威名早著爲國展力二十餘年攻無全城戰無橫陳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每臨場令僧超爲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單馬入陳旁若無人勇冠三軍威鎮戎豎二年之間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慟左右謂伯牙之失鍾子期不能過也後延伯爲流矢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師一時潰散

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爲業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晞以罌貯酒暴於日中

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而醉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曰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逢路盜賊飲之卽醉皆被禽獲因復命禽姦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墜春醪

市北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之人以賣棺槨爲業賃輜車爲事有輓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鄰人追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靚妝行路人見而悅近之皆被截髮當時有婦人著綵衣者人皆指爲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此至秋乃止

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

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口口重門
啟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錦繡奴婢緹衣五味八珍
僕隸畢口神龜年中以工商上僭不聽金銀錦繡雖立此
制竟不施行

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
不治喪而嫁娶納河內人向子集爲夫雖曰改嫁仍居英
宅英聞梁氏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
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弦而倒卽變爲桃人
所騎之馬亦變爲茅馬從者數人盡化爲蒲人梁氏惶懼
舍宅爲寺

南陽人侯慶有銅象一軀可高丈餘慶有牛一頭儼爲金

色遇急事遂以牛它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寤此象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償金色馬覺悟心不遑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惟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象自然金色光照四鄰一里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覩尙書右僕射元稹聞里內頻有怪異遂改準財里爲齊諧里也

自退酤以西張方溝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並名爲壽邱里皇宗所立也民間號爲王子坊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縹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梵獨不見牛羊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夸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

霧高臺芳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圍圍而有莫不桃李夏
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瑛最爲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
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鑪以金五色績爲繩妓女三
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箎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瑛
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瑛令朝雲假爲貧嫗
吹箎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
山谷爲寇也卽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知老嫗
吹箎瑛在秦州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
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其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
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諸王服其豪富瑛常語人云
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卯雕薪況我大魏
天王不爲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窗戶之上列錢青瑣玉

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檐伎女樓上坐而摘
食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餅銀盃百餘口甌槃盤盒稱
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盃赤玉卮數十枚作工
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
諸王按行府庫錦剡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繡纈油綾
絲綵越葛錢絹等不可勝計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
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惋
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謂曰卿
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爲嘆羨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
人寶貨多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
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樂于是
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者不可較數及太后

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稱力而去惟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性蹶倒傷踝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匹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弟宅多題爲寺壽邱里間列刹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殿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爲蓬萊仙室亦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溝瀆蹇產石磴嶢嶢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閣口樹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

追光寺侍中尙書令東平王畧之宅也

畧生而岐嶷幼則老成博洽羣書好道不倦神龜中爲黃門侍郎元義專政虐加宰輔畧密與其兄相州刺史中山

王熙欲起義兵問罪君側雄規不就釁起同謀畧兄弟四人竝罹塗炭惟畧一身逃命江右蕭衍素聞畧名見其器度寬雅文學優贍甚敬重之謂曰洛中如王者幾人畧對曰臣在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鴛鸞接翼杞梓成陰如臣之比趙咨所云車載斗量不可數盡衍大笑乃封畧爲中山王食邑千戶儀比王子又除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劔卒千人畧爲政清肅甚有治聲江東朝貴侈於務尙見畧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孝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畧歸國江革者蕭衍之大將也蕭衍謂曰朕寧失江革不得無王畧曰臣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還本朝敘錄存沒因卽悲哀行哀而遣之乃賜錢五百萬金二百斤銀五百斤綿繡寶玩

之物不堪稱數親帥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詩贈者百餘人凡見敬禮如親比畧始濟淮明帝拜畧侍中義陽王食邑千戶畧至闕詔曰昔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啓陳國是用聲彪磐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畧體自藩華門勳夙著內潤外朗兄弟偉如旣見義忘家捐生殉國永言忠烈何日忘之往雖弛擔爲梁今僂言旋闕下有志有節能始能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畧前未至之日卽心立稱故封義陽然國旣邊地寓食它邑求之二三未爲盡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改封東平王戶數如前尋進尙書令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略從容閒雅本自天姿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野師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諡曰文貞嗣王景式捨宅爲此寺

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闔闔門外御道南

有五層浮圖一所與沖覺寺齊等佛殿僧房充溢一里比邱曇謨最善於禪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爲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眞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大乘義章每彈指贊歎唱言微妙卽爲胡書寫之傳之於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爲東方聖人

大覺寺廣平王懷捨宅也在融覺寺西一里許

北瞻芒嶺南眺洛汭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禪峯顯敞實爲勝地是以温子昇云面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懷所居之

堂上置七佛林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
紫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華名僧大德寂以遺煩永熙年
中平陽王卽位造甄浮圖一所是土石之工窮精極麗詔
中書舍人溫子昇以爲文也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

時佛法經象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
茲藥土宣武故立此寺以憩之房廡連亙一千餘間庭列
修竹檐拂高松奇花異草駢闐階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
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垂績紡百姓野居邑
屋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
風土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二漢及魏亦未曾至也今
始有沙門焉子善提拔隨自云北行一月日至句稚國北

行十一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方
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爲强大民戶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
精珍異饒檳榔從扶南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入
蕭衍國拔陁至揚州歲餘隨揚州比邱法融來至京師沙
門問其南方風俗拔陀云占有奴調國乘四輪馬爲車斯
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爲之其樹入火不然凡南方諸國
皆因城郭而居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國
大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四方浮浪乘風百
日僂至率奉佛教好生惡殺

寺西有宜牛里里內有陳畱王景皓侍中安定公胡元吉
等二宅景皓者河內刺史陳畱莊王祚之子立性虛豁少
有大度愛人好事待物無遺夙善元言道家之業遂舍半

宅安置佛徒演唱大乘數部竝進京師大德超光誕榮四
法師三藏胡沙門善提流支等咸預其席諸方技術之士
莫不歸赴時有奉朝請孟仲暉者武城人也父賓金城太
守暉志性聰明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旨歸恒來造弟
與沙門論議時號爲元宗先生暉遂造人中夾貯象一軀
相好端嚴希世所有置皓前廳須臾彌寶座永安二年中
此象每夜行繞其座四面腳迹隱地成文于是士庶異之
咸來觀矚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永熙三年秋忽然自去
莫知所之其年冬而京師遷鄴武定五年暉爲洛州開府
長史重加采訪寥無影迹

出閭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水浚急注於城
下多壞民家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

橋或云晉河間王在長安遣張方征長沙王營軍於此因
爲張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訛語號爲張夫人橋朝士
送迎多在此處

長分橋西有千金堰計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爲名昔都
水使者陳勰所造令備夫一千歲恒修之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譔

城北

禪虛寺在大夏門御道西

寺前有閱武場歲終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
有羽林馬僧相善觝角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張車
擲刀出樓一丈帝亦觀戲在樓恒令二人對爲角戲

中朝時宣武場大夏門東北今爲光風園昔菑生焉

凝圓寺闍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在廣莫門外一里御道
東

所謂永平里也注卽漢太上王廣處遷京之初創居此里
值母亡捨以爲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精麗竹柏成

林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士來游觀爲五言者不可勝數

洛陽城東北有高景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惟有造瓦者止其內京師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陽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甕子人皆棄去住者恥唯冠軍將軍郭文遠游憩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闕華美乃曰是誰弟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凡婢雙聲春風曰媿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聞義里有敦煌人宋雲宅雲與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龜元季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

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卽國之西疆也皇魏關防正在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爲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爲陰陽卽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土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沙走礫舉目皆滿唯土谷渾城左右煥於餘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風俗政治多爲夷法從土谷渾西行二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爲土谷渾所吞今城是土谷渾第二息寔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口中國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城旁花

果似洛陽唯土屋平頭爲異也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
捍廢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象一軀舉
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恒東立不宥西顧父老傳
云此象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象歸
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卽起塔封四百
戶供灑掃戶人有患以金箔帖象所患處卽得陰愈後人
於象邊造丈六象者及諸宮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
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幅上隸書云大和十九年景明二
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幅觀其年號是姚秦時幡從捍廢城
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王頭著金冠似雞幘頭後
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爲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
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

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剪髮劈面以爲哀戚髮長四寸卽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將一比邱石毘盧旃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吳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卽往看毘盧旃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見佛當卽從命毘盧旃鳴鐘告佛卽遣羅睺羅變形爲佛從空而見眞容王五體投地卽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睺羅象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令覆盆之影恒出屋外見之者莫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鞞於今不爛非皮非口莫能審之案于闐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

國人民山居五穀甚豐食則麩麥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
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波羅門同其國疆界
可五日行徧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蔥嶺山
復西行三日至鉢盂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
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
呪殺商人盤陀王聞之舍位與子向烏場國學婆羅門呪
四年之中盡得其術還復王位復呪池龍龍變爲人悔過
向王卽徙之蔥嶺山去此池二千餘里今日國王十三世
祖自此以西山路欹側長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
在於斯太行孟門匹茲匪險峭關隴坂方此則夷自發蔥
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實半天矣漢
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蔥嶺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

之中人民決水以種聞中國田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
共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蔥嶺高峻不生草
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寒北風驅雁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入
鉢和國高山深谷險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爲城人民服
飾惟有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
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峰十月之初至嗽唾
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治以氈爲屋隨
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
陽轉運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爲一歲
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敕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
十餘國皆來朝賀王張大氈帳方四十步周回以氈氍爲
壁王著錦衣坐金牀以四金鳳皇爲牀腳見大魏使人再

拜跪受詔書至於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嗽噠國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帶一角長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團圓垂下狀似寶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爲強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食器用七寶諸夷奉獻甚饒珍異按嗽噠國去京二萬餘里十一月初八波斯國境土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絕流變爲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人由之多致難艱雪有白光照曜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

中甸入賒彌國此國漸出蔥嶺土田饒峭民多貧困峻路
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國鐵鎖爲
橋懸虛爲渡下不見底旁無挽掇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
以行者望風謝路耳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蔥嶺南連
天竺土氣和煥地方數千里民物殷阜匹臨淄之神州原
田臚臚等咸陽之上土鞞羅施兒之所薩埵投身之地舊
俗雖遠土風猶存國王精食菜食長齋晨夜禮佛擊鼓吹
貝琵琶箏篪笙簫備有日中已後始治國事假有死罪不
立刑殺唯從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
驗隨事輕重當時卽決土田肥美人物豐饒百穀盡登五
果繁熟夜聞鐘聲徧滿世界土饒異花冬夏相接道俗采
之上佛供養國王見宋雲云大魏使來膜拜受詔書聞太

后崇奉佛法卽面東合掌遙心頂禮遣解魏語人問宋雲
曰卿是日出人也宋雲荅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
中實如來旨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周孔莊
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仙聖人並在其上說
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說之王曰
若如卿言卽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宋雲於是與惠
生出城外尋如來教蹟水東有佛曬衣處初如來在烏場
國行化龍王瞋怒興大風雨佛僧伽梨表裏通溼雨止佛
在石下東面而坐曬袈裟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縫
明見至於細縷亦新乍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
轉明佛坐處及曬衣所並有塔記水西有池龍王居之池
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金玉珍

寶投之池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
名曰龍王寺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履石之迹起塔籠
之履石之處若水踐泥量之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
十餘僧塔南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卽生
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城北有陀羅寺佛事最多浮圖高
大僧房逼側周匝金象六千軀王年常大會皆在此寺國
內沙門咸來雲集宋雲惠生見彼此邱戒行精苦觀其風
範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去王城東南山行
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高山籠窅危岫入雲嘉禾
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目宋雲與惠生割捨行
資於山頂造浮圖一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收骨寺
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訶國剝皮爲

紙折骨爲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
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
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煥草木冬青當時太簇御辰
溫熾已扇烏鳴春樹蜨舞花叢宋雲遠在絕域因矚此芳
景歸懷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呪
然後平善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一口兩房太子室前十
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記之塔南一
里太子草庵處去塔一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
繞樹不去婆羅門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
之地今爲泉水室西三里天帝釋化爲師子當路蹲坐遮
嫚娃之處石上毛尾瓜蹟今悉炳然阿周陀窟及門子供
養盲父母處皆有塔記山中有昔五百羅漢牀南北兩行

相向坐處其次弟相對有大寺僧徒二百人太子所食泉
水北有寺恆以驢數頭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
發午至每及中澆此是護塔神渥婆仙使之然此寺昔日
有沙彌常除灰目入神定維那輓之不覺皮連骨離渥婆
仙代沙彌除灰處國王與渥婆仙立廟圖其形象以金傅
之隔小嶺有婆妣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漢夜叉
常來供養灑掃取薪凡俗比丘不得在寺大魏沙門道榮
至此禮拜而去不敢停畱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
羅國土地亦與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爲嚙噠所滅
遂立勅勲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凶暴多行殺戮
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
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願自恃勇力與厨賓爭境連

兵戰鬥已歷三年王有鬥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持刀搯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宋雲詣軍通詔書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其倨傲莫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諸國經過險路得無勞苦也宋雲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道路雖險未敢言疲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頓弊王荅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問宋雲初謂王是夷人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書及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冰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嗷噉烏場王並拜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荅曰我見魏主則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一坐讀書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

遂將雲至一寺供給甚薄時跋跋提國送師子兒兩頭與
乾陀羅王雲等見之觀其意氣雄猛中國所畫莫參其儀
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有塔寺二十餘僧
復西行三月至辛頭河河西岸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
河而出十二年口以肉濟人處起塔爲記石上猶有魚鱗
紋復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城郭端直民戶
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其城內外凡有古寺
名僧德衆道行高奇城北一里有白象宮寺內佛事皆是
石象莊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箔眩曜人目寺前繫白
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葉似棗季冬始熟父老傳云
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內圖太子夫妻以兒女乞婆羅門象
胡人見之莫不悲泣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亦

有塔寺石上有伽葉佛蹟復西行一日乘船渡一深水
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
離浮圖道榮傳云城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世之
時與弟子游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百年有國
王名伽尼色迦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二百年來果有
國王字伽尼色迦出游城東見四童子累牛糞爲塔可高
三尺俄然卽失道榮傳云童子在虛空中向王說偈王怪
此童子卽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
後止王始憂廣塔基三百餘步道榮傳云三百九十步從
此構木始得齊等道榮傳云其高三丈悉用文石爲陛階
砌檻栱上構衆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柱高三尺金盤十三
重合去地七百尺道榮傳云鐵柱八十八尺八十圍金盤

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施功既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天宮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以來三經天火所燒國王修之還復如故父老云此浮圖天火所燒佛法當滅道榮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既訖猶有鐵柱無有能上者王於四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王子悉在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後輓轡絞索一舉僂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不爾實非人力所能舉塔內物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爲第一此塔初成用珍珠爲羅網覆於其上後數年王乃思量此珠網價值萬金我崩之後恐人侵奪

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卽解珠網以銅鑊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理之上種樹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坐象各高丈五恒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欲取則有禍變刻石爲銘屬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圓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表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旣在遠國恐不吉反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以指觸之鈴卽鳴應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惠生初發京師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幡二千口惠生從于闐至乾陀所有佛事悉皆流布至此頓盡惟畱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毘王塔宋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

充灑埽惠生遂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銅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釋迦四塔變於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來爲尸毘王救鵠之處亦起塔寺昔尸毘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焦然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瘧患彼國人民須禁日取之道榮傳云至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至耆賀濫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筒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動百人不舉值有輕時二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髮竝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鹿見佛影入山窟十五步四面向戶遙望則衆相炳然近看瞋然不見以手摩之惟有石壁漸漸卻行始見容顏挺特世所希有窟前有方石石

上有佛迹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處窟北一里有目連窟窟北有山山下有六佛手作浮圖高十丈云此浮圖陷入地佛法當滅并爲七塔塔南石銘云如來手書胡字分明於今可識焉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胡風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光二年二月始還天闕街之按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今依道榮傳宋雲家記故竝載之以備缺文

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萬九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爲一里里開四門門直里正二人吏四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遷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芒山上有馮王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元領軍寺劉長秋口嵩高中有關居寺栖禪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有升道寺京

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漣澗有白馬寺照樂寺如此
之寺既郭外不在數限亦詳載之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

十一 說劍齋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enclosed by a thick black border. Inside this area,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12 vertical lines that divide the space into columns, similar to a ledger or a table. The interior of the table is mostly blank,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 there is a small, dark, irregular shape that appears to be a redaction or a mark on the original document.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redacted page from a document.

曩者顧丈澗萍嘗病今世通行本伽藍記綱目混淆子註屢雜謂紫貴曰子多暇日能重爲分晰一如劉氏知幾之所云乎從事經季悉心推究中間輟業未有所成吳甥次平乞假南旋娛親之暇兼治此書歲齋一周定本遂出大畧所據者如隱堂本所參考者何氏毛氏本復旁及于御覽廣記法苑珠林所引隻字片言咸爲比較疑文訛句論斷獨伸遂迺條舉件繫成集證一卷復繪圖一篇列諸簡端余旣自悼無成又惜顧丈病廢不出無由商確義例而甚喜次平好學深思有功於古人匪淺也爰識數語以爲緣起云

道光甲午三月朔日長興朱紫貴書于吳門楓江草堂

--	--	--	--	--	--	--	--	--	--	--	--	--

洛陽伽藍記集證

錢塘吳若準撰

序

撫軍府司馬

各本皆同惟法苑珠

楊街之

楊史通通考皆作

理在寰區

寰毛斧季本叢書

漢曰東中門

按水經註曰東陽

二字倒御覽作

次南曰青陽門

按水經註陽渠水於城東隔

中東門是也

枝分北逕清陽門故清

也則凡青陽

青明之青字皆當作清字各本俱脫

書水旁惟何氏

本於城內修梵寺作清陽門不誤

為名遂何本魏晉曰津陽門

宣津何本作宣毛本註曰津不改則

宣是也有銅璇璣玉衡

有字上何當金墉城前

三層樓去地二十丈

按李善文選註引陸機洛陽記曰大夏

註穀水又東歷大夏門下故夏門也

陸機與弟書云門有三

層高百尺魏明帝造據此則嘗字當从

何本帝其上去

魏明二字二層樓去地二十丈十三字誤多

廣莫門以西

洛陽伽藍記集證

說劍齋

廣字上何所謂九軌軌何作達毛本註曰軌一作達

城內卷弟一

在宮前闔闔門按水經註曰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起南宮太極殿之故處改雉門為闔闔門此言宮

前明非西面次闔闔門御道東各一本門字下司徒府南有國

北之闔闔門也已遙見之已遙見之已遙見之金象三千軀干何本作

子學堂徒府三無司已遙見之已遙見之金象三千軀干何本作

云十一作干御布殫土木之功各本皆無布窮造形之巧

力鏗鏘之聲作音何中有丈八金象一軀中字上各本多一殿

之長金象十軀中有一人字誤叢竹香草叢何布護階墀何

作綺口青瑣口各本口赫麗華口毛皆亦如之皆亦各本拱

門有四力士四師子何一本拱字惟樓二重二各本景字永

昌本字脫去為律學博士按魏書官氏志有律博士高祖親得其

名此學治書侍御史高僧裕按魏書袁翻傳作譔集其議何

字疑衍

作事 所著文集 何一本所字上 胡世孝 各本俱作 閻浮所無也

誤 句上何多 極物境界 物當从各 合掌連日 合字上何本 至孝

昌二年中 何本無 更鑄新瓶 鑄何本 今欲以鐵騎五千 各騎

本 作馬誤五 世跨并肆 毛本此句下有英 人各鑄象 本作各

何 本非 蒼頭王豐 榮豐魏書朱 詢以為主 詢各本 假入議者 何

是 無假字入各 惟黃門侍郎徐統 侍字何本無統 長鞍指闕 何

本 作入皆誤 餘人 校魏書孝莊本紀云公卿以下二千 於

張誤 死者三千餘人 餘人則此三字當从何本作二也 於

是新經大兵人物殲盡流迸之流驚駭未出莊帝 何本脫此

并宅競竄 并各本竄而譌 錄尚書事 各本此句下有餘官如

皆 如故句則此句 正以糠粃萬乘 正何本 出卿於桎梏 出字

明 系後人臆加 或口生素懷 口何本作訖 兼利是

本 多一 共敘哀辛 辛字何 或口生素懷 口何本作訖 兼利是

公 字誤 此黃門郎祖榮之詞也 榮當从各本作瑩 耶來

圖 兼各本作 此黃門郎祖榮之詞也 榮當从各本作瑩 耶來

洛陽伽藍記集證

二說 劍 齊

赴急急字下何本握手成列列各本顥與數千騎欲奔蕭衍

千當从各難字為社民斬其首社何本帝恐恐當从各朕寧作高

貴卿公死卿當从各榮下車騎將軍余朱陽都等二十人榮字

下各本俱隆與妻鄉郡長公主毛本妻字上有榮字鄉字上

僕射余朱世隆榮妻鄉郡長公主北字按魏書孝莊紀是夜

毛本有北為榮追福齋齋字上各本余朱邗律歸邗何本作

拂造濟生民造當从各一日即得萬人萬字下毛本優擊刺

優字下各本李荀為水軍校孝莊紀通直散騎常侍假平西

荀字或是苗字之誤或另一人無以辨之建口元季口各本

又按苗本傳梓潼人則與此言蜀人合也建口元季

校孝莊紀世隆推太原太守行并州刺史長廣王暉為長廣

王大赦所部號年建明則口當是明字各本作元非也

王口晉陽口各本未謂兆得濟兆未得猝濟不没馬腹没何

冰橋宜於溥水宜當从各神祇所福福何本孟津由膝由膝何本

作由漆按二字疑有差譌天道禍淫淫何遂囚帝還晉陽還何錄尚書長

孫椎椎當从各本有火入地尋柱何本柱火尋柱永寧寺

所謂延年里本脫何庫東至閭闔宮門是也一庫字上何本有

本西陽門內御道口南是也至孝昌二年何本無二字校

在元年此作無所歸趣並作聚建義元年義當建中寺

負釋迦在虛空中本無長秋寺

在閭闔城門御道北按此言城門所以別宮前之間東去干

秋門二里按水經注千秋登之遠望遠望各本臺東有宣慈

觀本無去地十丈有一字殿前九龍吐水九何本向

靈芝往來芝字下何本來儀此寺儀各本投心入正按大品

正日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時有秀容胡騎數十字

精進正念正定則此入字當作八

下何本頗獲譏訕訕各本洛陽男兒急作髻男何即魏氏所

洛陽伽藍記集證
三 說 劍 齋

築各本此句下皆多晉永康中惠帝幽于金墉瑤光寺

閶闔南御道西校此處疑有脫誤子註言望永安寺正相當

御道東也當作井里北門外有栳樹數株各本并字上有義飲

水庇蔭作蔭毛本至於大齋大何本舞擗殿庭庭何本剝驢投

井投何本皆得食食字下各本目亂睛迷睛各本景樂寺

東陽門內道北內字下疑太北倉導官二署北字當從闔官

之釐婦闔字上各本俱有盡是闔寺寵盛闔各本佛堂前生

栳樹一株生何本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殺字毛

暉其異之其字各本及太平廣記有二菩薩廣記引有字跌

上銘曰跌字下何本有一坐字誤也廣晉太始二年太廣記

中書監監何作令誤廣時人咸云廣記引無荀勗舊宅舊廣

故應卽殞倒廣記引作昭儀寺

對戶交疏作窗何徒無比也徒當從各胡統寺

蒿明寺蒿各本菩提達磨磨各本尚書右僕射李祚李當從

郭魏書有郭尚書邢鸞鸞魏書綱掘此地者廣記引輒得金

祚無李祚也屬廣記邢鸞家邢字上廣記修梵寺

玉寶玩之屬引作物邢鸞家引有一時字

巧構難加難字下何本有一比字白頭一字景裕按景裕一

魏書本傳此加字下何本有一比字白頭一字景裕按景裕一

句疑有倒誤說通百氏說何疏洞底明靜靜作淨鱗甲潛藏藏作涿

九華臺脫去魏字疑季秋巳辰巳何本修禊皆用上巳各本誤也

峰上有露寒館露寒何景陽山南陽字下何本得霜即熟各本

並作得嚴公幹仲宣口其羽翼口各本並作爲按明帝時劉

至此枝水經注池南直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

以正善長之矣以蒿覆之故言苗茨按魏書任城王澄傳次之

洛陽伽藍記集證

四說劍齋

子開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
茨堂則苗字是茅字之誤也按說文茨以茅葦蓋屋衍之蓋
據之以釋碑蒿疑茅字之訛蒿也若旱魃為虐虐各本陽穀泄
也即香蒿也不可以覆屋也作害誤

之不盈穀當景林寺

城東卷弟二
在建春門外石樓南樓當作橋假因行役假何作暇行各天

下貢賦所聚也聚字下各本明懸尼寺

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各本脫寺南有租場里各本無初

蕭衍子豫章王綜來降初字上何本遂造聽歌三首聽字下

本補一鐘字歌字行傳於世本無綜字世口口各本衍因

幸景暉幸何本更改名曰讚讚魏書尚莊帝姊壽陽公主何

本傳作妹按魏書贊後除徐州刺史據贊本傳徐胡狗敢辱天

王女乎此句下各本有我盛受劍而遂縊殺之何本作遂

龍華寺

卽中朝時白社池池當從何眾僧刹養利各本舉高三丈八

尺舉字各本並無炎光騰輝赫赫何本作炎比邱惠凝林作慧凝珠

死一七日廣記引無一字經還活經閻羅王檢閱法苑珠林作時與五

比邱次弟於閻羅王所以錯名放免法苑珠林具說王前事意

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邱同閱如生官無異五比邱亦是京

邑諸寺道人與疑云是寶明寺智聖林作聰珠坐禪苦行苑

同疑同簿而過云是寶明寺智聖林作聰珠坐禪苦行苑

珠林坐字上有自云生來有一比邱復有比邱是般若寺

四字行字下有苑珠林及廣記引俱有一以誦四涅槃各本

道品是字上法苑珠林有一比邱復有比邱是般若寺

誦四卷十卷涅槃法苑珠林有一比邱復有比邱是般若寺

有比邱復云是融覺寺曇謨最林有僧字珠講涅槃華嚴

法苑珠林作狀注領眾千人法苑珠林領眾二字閻羅王云珠苑

云講華嚴涅槃領眾千人法苑珠林領眾二字閻羅王云珠苑

洛陽伽藍記集證

丘一說劍齋

作王言句上四字講經者下有我慢貢高四字眾僧以驕凌物苑
 解釋義理四邱中珠林有之字今惟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
 珠林作驕比邱中珠林有之字今惟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
 已凌物驕比邱中珠林有之字今惟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
 法苑珠林無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惟好講經實不問
 此十一字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惟好講經實不問
 誦法苑珠林無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惟好講經實不問
 珠林作王送曇謨最向西北門法苑珠林作云是禪林寺道宏字
 言付司王送曇謨最向西北門法苑珠林作云是禪林寺道宏字
 異字各本及廣有一比邱復一比邱云是禪林寺道宏字
 記引皆作黑造一切經人中象十軀林中字下法苑珠
 下法苑珠林造一切經人中象十軀林中字下法苑珠
 有一僧字林造一切經人中象十軀林中字下法苑珠
 曰法苑珠林無間志在禪誦志在法苑珠不干世事林作預珠
 羅二字曰作云志在禪誦志在法苑珠不干世事林作預珠
 雖造作經象正欲得它人財物既得它物法苑珠林無此十
 則四既懷貪心引俱無此四字及廣記傻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
 字法苑珠林無傻是亦付司法苑珠林作仍與曇謨最同入黑
 法苑珠林無傻是亦付司法苑珠林作仍與曇謨最同入黑
 具足煩惱六字亦付司法苑珠林作仍與曇謨最同入黑
 門法苑珠林作一處有一比邱又有比邱云是靈覺寺寶明
 與最同入一處有一比邱又有比邱云是靈覺寺寶明

門外馬憲所造之橋也毛斧季謂世傳如隱堂刊本此卷內
 脫三字以復出也危行及於誅死本字何瀛州刺史李次
 當是重文復出也
 壽所立也案閣官傳次壽李堅之字行即東臨石橋當從何本
 橋難可揚推稱字而不稱名殆以字行逸有字下廣記此宅中朝
 時是廣記作此時人未信廣記下有之字遂問寺之由廣記作果得
 輒數十萬廣記無遂舍為靈應寺廣記舍字下還為三層浮
 圖還為二字廣記無好事者尋逐之問何本作好事者遂尋問晉
 時民少於今日作時廣記皆游其都邑廣記無尋逐之三字晉
 誤人問其故人廣記無莫不窮天地之大德莫不二字盡生民
 之能事廣記無為臣與伊臯等迹伊臯廣記佞言傷正佞各
 妄廣記無構文之士構廣記李澄問曰澄廣記猶未崩毀未知早晚
 造廣記作未知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廣記無而今始
 何年所造知

餘半餘各本帝給步輓車一乘帝何本崇義里義各本時人

號為三門何本無時常在此處處字下何本嬰路寺

司馬洗洗各本世宗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之子幽州刺史李

真奴案魏書真奴李訥小名范陽人終公孫驤等四宅何本

無莊嚴寺

正號崇訓母天下母字下各本有一儀字按綱目魏延昌四

時太后至因以名焉三十二字各本俱在在東陽門外二里

御道北何本無二冀州刺史李詔詔當以魏書考之暉文里是

晉馬道里各本俱在下文亦移於此四花林芳卉卉何永安

中有一季字臨去奉辭臨去廣記私問舍人温子昇毛本

及廣記俱重聞至尊兄彭城王至毛作子誤何本脫去尊兄

一吾字案此彭城王謂嫗之嫡皆懷磚叩首廣記皆字上以

洛陽伽藍記集證
七 說 劍 齋

美其意引廣記李璧王荆公詩注齊人外矯仁義外矯廣記側

肩競入此句至慕勢最甚十八字廣記作促共歸甜然濃於

四方濃字下何本有在京邑有言器薄之甚也咸共恥之咸何本稷下

儒林儒何本苗莠自口苗莠各本秦太上君寺

在東陽門外御道西西何本南檐宇精淨精各本美於叢

林叢當从何施錢四十萬一作毛本注陳雷李崇毛一本崇字下

魏書崇襲爵陳雷公侯字或是公字之訛兵部尚書崔林兵部

尚書何本寺子注則當作陳留侯李崇也兵部尚書官名列傳

中亦無崔林其人惟列傳弟五十七有崔休肅宗朝進号撫

軍將軍七兵尚書據此當作七兵尚書也張倫等五宅倫續古

綸崔休各本遞迤連接毛本透愛昔先民之重由樸由純何本無

古文苑謂重與造化而津勉勉字當从各本作梁案濠上之

客口柱下之吏口各本無吏臥無為以明心臥當从各實鍾

其人鍾何本 巨量接於物表接各本 又不偏華上上各本 進

不入聲榮何本入作 拔嶺巖前巖何本 斜與危雲等曲曲字

竝作 纖列之狀如一古如一本 水紆徐如浪峭山口高下復

危多何本 紆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復危多此水字上疑脫一字

五尋百拔作 拔何本 口口蓬萊如何口口各本 或傾或倒本倒各

草類誤此與上 玉葉金莖葉何本 散滿堦墀堦墀續古文苑校 然

目之綺綺何本 既共陽春等茂陽何 異人焉識其中中續古

名羽徒紛泊紛何本 丹足出自它鄉自何 伺候鳥之迷方當

苑續古文 實神怪之異口口何作 趣趣 氣嶺與梅岑隨春之所

悟續古文 苑校云氣字乃菊之詭詭 上上 當脫預參次於山垂預

垂務續古文 苑作須口為仁智之田口各本 庭續庭續 森羅兮

草木羅何 列春夏兮其游陟其續古文 方寸心兮何所憶心兮

洛陽伽藍記集證

八 說 劍 齋

無何本 正始寺

寺門外有金象一軀本有字各孝昌三年十二月有月字下各本

更換以它綿拭本無京邑土庶何本無北海大敗下各

本有此象悲泣如初悲字下法苑珠朝夕惶懼夕當从法苑

崩於晉陽崩字上法苑珠在京宮殿空虛法苑珠林無是莊帝

從父兄也是字上何遂佯啞不語何本無復拔刀劍欲殺

之各本無恭常住龍華寺常住二字人神口主口各本岳立

基趾趾各本作址基趾二字疑是基時之誤魏書李騫釋丞

相一揮大定揮各本招散輕俠散當从各痛齊鉗齒鉗齒何

劍宸極不可以曠以各本時多口難各本作時敬之哉各本

字功齊四海齊各本識無光遠光各本不敢仰承承何凡恭

讓者三凡恭何本逢成濟之禍逢字上各謂左右將詔來何

作恭凡本

非筆為臣不終終何忠季明不避疆禦莫不嘆伏焉世隆既有

忿言作本無此史作龍作毛楊文義楊毛注云一作羊案魏

殆據書以校此也又龍表用其下都督口瑗魏書列傳有實

源子恭傳作史件龍帝每言太原王毛本無罪有合死有何不敢復入朝

復字何本無土木畢工工何非奔長安並有一於各本平等寺

即是洛陽小寺寺當市自立巷寺市寺字當從時人謂是

魚鼈寺也寺當市遂徙居孝義里焉何本無待吳兒甚厚

兒何蛙黽共穴作龜誤禮樂所不治治各本雜以華音音何

與五常而竝迹常當從毛豈卿魚鼈之徒豈何急手速去急

何作急還奔蕭行衍字下何本重朱异怪復問之復毛本始

急下同還奔蕭行衍字下何本重朱异怪復問之復毛本始

登泰山者卑培塿始當從何仁心自放仁當從各亦不慶弔

親知貴為交友知字下何孝昌年年字上各本元慎退還告

洛陽和藍記集證

九說 劍齋

人曰毛本無建義義字下當从各京兆許超超毛本義出方

途此方當从各本萬鄰人謂胡兄弟相毆鬥何本無鄰字毆

而字無即舍宅為歸覺寺即字上廣合家人入道焉廣記無

廣陵被廢死死字下廣景寧寺

城南卷弟三

山懸堂光觀盛一千餘間案此十字疑有脫誤各本俱交疏

對雷此句上各本有竹松蘭芷竹松何青鳧白雁青字上各

最得稱首得何至八月節月節二字各本俱作曰字以上句

騰班馬而孤上騰何猶聽東吳之句聽何正光末未毛本復

遷國子祭酒復毛竟懷雅術竟當从各子才恪請懇至恪請

情辭辭淚俱下所生之處按所生謂母也各前格後

詔各本咸自子才出咸何作景明寺

卽所謂利民里卽字無人謂此地有以世上何本以二十斤與

之二十何本東有秦太師公二寺按綱目神龜元年司徒胡

以殊禮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合葬謂之東寺皇姨所建何

太上秦孝穆君則師字當從各本作上案水經注陽渠水又

造素綵布工布何卽是漢武帝所立者逕靈臺北望雲物也

漢光武所築高六丈方二十步則至我正光中我字何造明

武帝二字當從各本作光武也案魏書百官志弟九品有曠野將軍

堂於辟雍之西南案綱目魏作明堂在太和設募征格於堂

之上上字各本曠掖將軍從弟九品有偏將軍裨將軍此曠掖

二字疑是曠時虎賁駱子淵者時字下何孝昌年孝字上各

野之說也廣記近洛河河何忽見一老翁來何

年何作初廣記成在彭城在廣記坐命婢取酒坐字上廣

公問何從而來廣記元寶初甚怪之廣記海陸具備備廣記飲訖辭還辭還廣

退東傾何本唯見一童子廣記無唯可年十五字五

洛陽御監記集證

說劍齋

上廣記
有四字
鼻中出血
出血廣記
大統寺

御道東門案此三字各本俱在開陽漢石中郎將何本無又讀

書碑一所讀水經注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

石龜載蔡邕韓說堂谿典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

中今二碑並無又云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元年立

漢石經北有晉碑無所禮碑是太始二魏文帝作典論云碑

年立凡四碑並無所謂讀書讚學碑也魏文帝作典論云碑

云當从何本作六案魏志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帝

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水經注魏明帝又刊典論六碑附

於其次則此云字猶有四口俱作存里有文覺三寶盃遠三

乃六字之誤也寺定里字下毛本有丙字文各本作大按此十字疑在武遷石

經於頴校魏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洛陽漢魏石經於

鄴都此頴字當有大谷黎承光之柰重十斤從樹著地盡化

為水如十二字何本無大谷二字亦無承光之柰四字下句

承光寺三字上有如字疑此當作有大谷黎如承光之柰

公懿作恭本瑯琊人也本無何多所制論制論各本及廣復

尚公主句下廣記有其後謝氏入道為謝作五言詩以贈之

以字毛其詩曰作詩毛無作機上絲無字當今頗憶纏絲時字

當从各本及鍼是貫錦物錦各本及廣自中恆任絲自當从

廣記作綿何能衲故時衲何本及肅甚有愧謝之色廣記作謝卑

身素服卑各本不聽樂聽字下各本道肅一飲一斗道各本

魚者乃水族之長乃何甚是優劣甚是何本沽酒老嫗注

坳坳當是珉字之誤說文珉罌長頸受十升妓兒擲絕在虛

空絕當从各本作臣始解此是習字始廣記時給侍中劉縞

縞各本遠來降者好之好之各本元义欲為之設茗之字何

下官雖生於水鄉雖字毛報德寺

常景為泗頌泗頌何本實同土中同當从何口夏下風續古

引作兩詳觀古列考見邱墳何本古字下缺一字考見作列

夏同風洛陽伽藍記集證

七 說 劍 齋

見邱 周餘九列列當从何 天地發揮揮何本 聖運會昌龍圖

受命續古文苑以 永懷保定保毛 流美洪模模毛 道東有四

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案歸正等皆館

案綱目魏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金陵燕然扶乘峻 嶰四館

道西立歸正歸德慕化慕義四里以處四方降者則此當从

各本西有東有四館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慕化四曰慕義道

嶰道西有四館之 寶寅恥與夷人同口口各本 口口至都久間阿

館當作里 鄒舩來朝此十一字毛本作舩舩主都久間阿舩舩來朝舩

阿舩舩三字名也當作舩舩主都久間阿舩舩 單于來朝單字

舩來朝案魏書肅宗紀阿舩舩作阿舩環 別立市於樂水南

當有 莫不歡附歡何本 綠樹垂庭樹各本

南字 樂當从各 民間謂永橋市謂何作寺非是 遇牆亦倒亦毛 醜奴

本作洛 破破字下各 可覓誠之誠當从各本 園中素有一盲熊有

無旨 虞人牽旨熊至盲何本 送師子胡胡各本 殺師子而返

殺何本法苑珠林廣西域胡人所立也記無胡字發冢取磚作冢廣記華

林都堂廣記無黃門侍郎廣記無范友明家奴作明廣記死

者曰廣記作家在城西阜財里阜何準無所食也廣記無或遇

飯食飯廣記如似夢中似廣記無門下錄事張秀攜當從法苑

珠林廣記作詣準財里準廣記果有崔暢作得何秀攜問暢曰

秀攜當從有息子涵何本毛作無一息字年十五而死死法苑

亡記作秀攜曰當作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問廣記作主

園遣我來問案人字當從各秀攜還以實陳聞秀攜二字當

本及法苑珠林廣記作上字秀攜還無謂曰廣記作急手速

去急手何本作急游於京師京師何作京巷法苑珠黃衣一

具法苑珠林全不敢仰視仰視天不及兵刃之屬作兵刃毛本

遇疲則止各本無奉終里奉字上廣記多賣送死人之具本何

洛陽伽藍記集證

三說 劍齋

無多字廣勿以乘木為榱榱當从法苑珠見人發鬼兵廣記

記無人字廣法苑珠林廣主兵吏曰法苑珠林有貨涵

發此等之言也何本及法苑珠龍華寺

給與羽葆鼓吹與字各本及白殿丹楹殿廣記作壁飛檐反

字反何作峻毛作羅衣從風作縞諸王豪侈未之有也何

無之鳴騶夾道夾廣記雍嗜口味性多儉悛悛廣記

亦常無肉各本及廣記止有韭菹菹何作薤有字下崇客李

元祐客字上廣二九一十八廣記一字無世人即以為譏

罵何本無善彈箜篌廣記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曲各本

無廣記無能字豔姿善火鳳舞尤字下有為字廣記作善為

逐鳳竝愛傾後室室疑官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焉常字

舞本俱有遂字荀頴子文各本竝作頴荀生任在何處何本無

火廣記作文荀頴子文川荀子文

問才曰何往曰往城南各本俱作才曰城南有四夷館夷字
本有信非虛言也言字何即漢之躍龍閣也閣各本室華蓋
之座室當以各高陽王寺

城西卷弟四

士山釣臺臺何斜峰入牖牖何立選雋俊俊何至於清晨明

景明何使梁王愧兔園之游園何太子還總萬幾子當从各

拔清河國令何本國字下有郎中二字案魏書百官志從王

國三卿為執轅者從當从各沖覺寺

侍中司州牧城陽王所立也王字下各永康中康當从各婦

生產子何本作婦人遣徽特至太原王弟特何本作詔毛作特詔

連索酒飲之何本無祖仁一門刺史何本無祖皆是徽之將

將字下各本有校字少有舊恩少各本故往投之何本無時聞尔朱兆

洛陽伽藍記集證

三 說 劍 齋

募城陽王甚重時始我有黃金二百斤何本無祿位隆重祿

何本作盡送致兆致何本無猶不滿數滿毛積禍之門禍何殃

所畢集何作餘徽卽托鷹增金馬增字下各雖魏侯之笞田

蚡魏字下何闡官楊王桃湯所立也案魏書闡官傳王温字

惟桃湯所建僧寺何建何世人稱口英雄桃湯陽字當从各本行工踰昭義義

疑儀字最爲入室作入室各本宣忠寺

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詩衍項背日月光明金神號曰

佛金何時白馬負而來負字下何自此從後從當以各形貌

醜陋醜廣記不可解解有字上廣記胡太后聞之廣記無聞時

亦有洛陽人各本及廣當有爵何本作當有官經十餘日

各本及廣記法和父喪喪廣記大竹者杖當从廣記作大造

十二辰歌造字上何本及白馬寺

盡皆湮滅作溼何惟此寺獨存惟字下何此是浴室室何本當
時園池平衍池當從何葭菼被岸葭何本雍西刺史西各本
光寶寺

僧摩羅所立也僧各本隔苑竝門苑各本凡聞見凡字下各

作祇洹寺一所寺何本無丹素發彩素毛作青花果蔚茂花何

嘉木被庭木毛閻浮所無無字下何侍中尙書令何本無辨

慧清恬恬各本萬國齊珍珍何金貂耀首金貂何春風扇揚

揚毛作莫不飲其元奧飲何領荆州秀才張裴裳為五言裳字

本有異秋花共色秋當從各子明八日而醉眠本當從各市

南有皇女臺南字上何臺中有侍中侯釗宅釗考魏書當足

蹟所履足何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律何有田僧超者廣記

字善吹笳善廣記能為壯士歌廣記無虐吏充斥虐當從各

朝廷為肝食本有之字各僧超吹壯士笛曲於後本有歌字何威

名早著作早何二十餘年作三何攻無全城作全何本延伯每臨場

場何本作陳單馬入陳延伯二字威鎮戎豎作振何射僧超

亡作射何謂伯牙之失鍾子期何本無善能釀酒作能廣記時暑

赫晞作晞何作曠廣記其酒不動作其酒廣記飲之香美而醉而

各本在醉字下屬下句讀經月不醒廣記作而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廣

貴出郡朝者以其遠至廣記作亦曰騎驢酒記曰各本及廣永

熙年中廣記無齎酒之藩廣記逢路盜賊何本作路逢切

句廣記作中飲之即醉廣記作盜皆被禽獲被廣記因復命

禽奸酒此字命何本及廣記皆有一市北慈孝奉終二里北

下有毛本里內之人何本無有輓歌孫巖歌字下廣巖因怪之

有有字似野狐尾廣記無妻臨去妻廣記鄰人追之追毛作

因廣記作私

全變成一狐成廣記行路人見而悅近之行道二字下廣記有於

本行於道路皆被截髮何本及廣記皆字上有當時有婦

人著綵衣者廣記無皆指為狐魅廣記無四月有此至秋乃

止至字何本層樓口口口口各本不聽金銀錦繡不字上何

要納河內人法苑珠林英聞梁氏嫁法苑珠林卿忘我也苑法

珠林引子集驚怖怖法苑珠亦變為茅馬為法苑珠盡化為

蒲人法苑珠林舍宅為寺舍宅法苑珠可高丈餘丈法苑珠

尺擬為金色為字上法苑珠林今取卿兒醜多醜何以償金

色焉廣記作馬氏法苑全二字屬下句心不遑安法苑珠

記作而慶年五十十字下法苑珠林象自然金色然何作有

忽自然一里之內一廣記作餘字象自然金色廣記作象

財里毛本無皇宗所立也立毛本縹囊紀慶縹各本擅山海

洛陽伽藍記集證

皇說劍齋

之富

擅廣記作阻

洞戶連房

洞廣記作阿

高臺芳樹

樹當从毛本作樹

常與高

陽爭衡

衡作行以金五色績為繩

為繩

績何作績下有絲字

廣記作以五色

色字

繩在山谷為寇也

也廣記作耶

即相率歸降

廣記無字

琛在秦州

廣州

中記作

號曰追風赤驥

何本無字

其次有七百里者

其字各本無

廣記全者何

本作

琛常語人

字各本俱無

晉室石崇

何本無字

畫卯雕薪

卯各本

作茹按杜臺卿

今代猶染藍

加雕鏤

遞相餉遺此

出古之

豪家食稱畫卯

今代猶染藍

加雕鏤

遞相餉遺此

廣記作

金瓶銀瓮百餘口

歐檠盤盒稱是自餘

何本錯簡

在皆從

西域自餘酒器

本無酒器二字

繡纈油綾絲綵

越葛

上廣記

有能字江陽王繼來省疾

何本脫

謂曰

論之曰

寶貨多融

字多

下何本

及廣繼笑曰

廣記無

錢絹露積於廊者

者廣記

賜百

官負絹

何本無

任意自取

取廣記

負絹過性

性當从廣

蹶倒

傷踝此句下廣記有太后卽不與之太后問侍中何少下問廣

記有寶塔高凌凌何本作臨四月初八日初當從何本京師

士女師廣記亦不是過過字下廣口樹出雲口各本法雲

寺

欲起義兵欲何逃命江右右各本臣在本朝之日本無何何駕

鸞接翼鸞何敘錄存歿敘何凡見敬禮如親比句斷以此字

屬下句今僂言旋闕闕下闕然國既邊地何本無追光

寺

傳之於西域毛本無沙門常東向遙禮之沙字上各本重

融覺寺

禪皋顯做禪當從何是以温子昇云昇字下當從各大覺

寺

適茲藥土

藥當从何本作樂毛作洛非

故立此寺以憩之

寺字下何本檐有一俾字

拂高松

松何作櫨盡天地之西垂

垂當从何

今始有沙門焉子善

提拔隨

善各本字善各本字

自云北行一月日

何本無

北行十一日

一作二何最為強大

何本無

民戶殷多有富字以多

字屬沙門問其南方風俗

沙門二字上何本

亦與西國大秦

安息身毒諸國

西國之國字當

浮浪乘風

浪何本

愛人好事

事何本

夙善元言

夙何本

安置佛徒

佛何本

暉遂造人中夾

貯象一軀貯當是

其年冬而京師遷鄴何本無

永明寺

城北卷弟五

有羽林馬僧相善觶角戲

何本無

虎賁張車

車字下何本有渠字按魏書靈

后補傳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宣

武場本有在字

人謀殺又復奉太后臨朝則此當从何本補一渠字也

禪虛寺

凝圓寺作何本闡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書闡官傳作燦

注即漢太上王廣處此處疑洛陽城東北有上高景景字各

字此洛陽城東北上高里陽字當從李元謙樂雙聲語樂何

是誰弟宅過佳過佳何作遇值凡婢雙聲凡古音梵故此誤

神龜元年按釋老志惠生使唯土谷渾城左右吐下各本

土谷渾所吞居吞何作今城是土谷渾弟二息城字下各本俱

口中國佛與菩薩國各本作圖戶人有患戶人何即得陰愈

何本無及諸宮塔宮何幅上隸書幅各本云太和十九年宇

上各本唯有一幅幅各本是姚秦時旛秦何作與太平居喪

者剪髮劈面以為哀戚髮長四寸劈當是勢字之訛四何本

戚髮有商將一比邱商字下何石毘盧旛石當從各今輒將

吳國沙門來吳各本王言令我見佛言毛令覆瓮之影何作

洛陽伽藍記集證

七 說 劍 齋

覆瓦	之影	非皮	非口	綵口	毛作	非皮	案于	闔境	境字	上各	五穀	甚豐	
穀何	也作	食則	麴麥	麴麥	何	文字	與波	羅門	同	波何	本	入漢	槃
果訛	漢李	延壽	北史	至鉢	孟城	波	斯國	作波	知國	烏	場	和	
陀國	西域	傳作	渴	羅無	羅字	又上	朱	復	呪池	龍池	何	本	作
駒國	朱居	國	殆梵	音無	定字	也	復	呪池	龍池	何	本	作	就
之蔥	嶺山	本即	字上	何	長坂	千里	作危	方此	則夷	方何	對	依	約
下作	夏何	水皆	西流	此句	下何	本有	入西	人民	決水	以種	上	人	宇
記有	其作	上二	聞中	國本	國字	下各	天何	由可	共期	也	廣	記	無
字以	何作	而	中國	本有	田字	各	天何	由可	共期	也	廣	記	無
氣已	冷作	冷何	十月	之初	之初	何	至	嗽	嗟	國	至	何	作
以	羶	為屋	作屋	衣何	皆來	朝賀	作賀	王張	大	羶	張	何	本
皇為	牀腳	何本	無	頭帶	一角	帶各	本	團圓	垂下	垂下	各	本	境
土甚	狹	何本	無	多	致	難	艱	難	此	國	漸	出	蔥
國二	望風	謝路	耳何	耳字	無	國王	精食	作進	各	本	唯	從	空
字	望風	謝路	耳何	耳字	無	國王	精食	作進	各	本	唯	從	空

木作國王見宋雲云大魏使來見大魏使宋雲來橫川吳氏本作國王龍王瞋

怒怒作恚何非直條縫明見縫何本至於細縷亦新新當从各王

城北八十里作八十八何若水踐泥水何本金象六千軀作十何如

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餓毛本温熾已扇作熾何矚此芳景矚

屬目入神定目當从各以金傅之箔帖之金隔小嶺小毛本

遂立敕勸為王勸當从各好祀鬼神祀何手持刀作提何莫能

責之莫何宋雲曰曰字上各本遠求經典典何未敢言疲何

告不無頓弊頓何宋雲初謂王是夷人不可以禮責何本謂

字上有冰有大小冰當从各我見魏主則拜我字下何本我

一坐讀書一作亦時跋跋提國各本少與乾陀羅王何本無

復西行三月作月何至辛頭河頭字下各十二年口口各本復

西行十三日何本無推其本源源法苑珠與弟子游化此土

洛陽伽藍記集證

說劍齋

弟字上法苑珠
林有一諸字
我入涅槃三百年
作三何
此處起浮圖
法苑珠

林有一
二百年來
作三何
累牛糞為塔
珠累當从法苑
王怪此童

在字
二百年來
作三何
然後止
法苑珠林作
王始夏廣塔基
法苑

子此句下何本有
即然後止
法苑珠林作
王始夏廣塔基
法苑

無始
從此構木
此法苑珠
階砌爐拱
作檀何
上有鐵柱
柱何高

三尺
法苑珠林作
糞塔如初
塔作垢在大塔南
三步
珠林作三

步婆羅門不信是糞
法苑珠林作
上有時有二字
以手探看
看法苑珠
天

火所燒
所當从法苑
無有能上者
無者字
悉在上
何在字下

樓塔內物事
物當从何
旭日始開
作開何覆於其上
於字何本

上則有禍變
覽則何本及御
其形正圓
圓法苑珠
高二丈
高字

苑珠林能與世人表吉凶
表何作報表字
下法苑珠林
觸之

若吉
觸字上法苑珠
錦香袋五百枚
袋當从何
王公卿幡
卿

下何本
以銅摹寫
銅何須禁日取之
禁何作
至那迦羅阿國

阿何值有動作各本並二人勝之二當从何見佛影入山窟十

五步入山二字何近看瞑然不見何本無不始見容顏挺特

見字下何本窟前有方石何本無山下有六佛六各本并爲

七塔七何本塔南石銘云塔字上毛深圖寺

正光二年校魏書釋老志惠生於戶十萬九千餘九何劉長

秋口口毛本嵩高中有關居寺闕當从何

--	--	--	--	--	--	--	--	--	--	--	--

洛陽伽藍記無好本惟道光甲午錢塘吳氏若準校刻本爲最善亂後板佚印本罕傳光緒初余客大梁得一本於周穉珪中丞家欲刻未果適若準族弟抱仙刺史若煨署洛陽令方據漢魏叢書本重刻是書工旣拙劣校者復以意竄改訛奪殆不可讀余以吳本寄之仍與書曰君家自有佳刻曷不覆之而刻何鐘本耶刺史得書喜甚乃因循未付梓人未幾受代去竟不果刻余索還原本則曰吾終當重刻以竟吾兄之志書暫留不遺失也又數年刺史卒此書遂不可復得壬寅冬遇繆筱珊太史於武昌語次偶及此書太史藏有二冊遂以一冊貽余乃亟刻之以餉學者撫軍陶齋尙書藏有袁綬階手校古今逸史本及汪梅坪校璜川吳氏本並假歸對校一過汪本謬不足據袁氏以士禮居所藏毛校如隱堂本

二
讎勘與吳本同出一原雖小有異同不敢輒改懼失真也仍錄袁氏所錄毛跋於後以備參考刻既成識其緣起於右獨惜刺史之不及見也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六月既望義州李葆恂跋

嘉慶丁卯新正雨窗無聊借士禮居所藏毛斧季手校本讎勘之始能句讀並錄毛跋於後又借千里閱本覆校一過二十有三日袁廷禱記

顧千里云案史通補注篇曰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賅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悵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蕭大圜淮南亂離志楊銜之洛陽伽藍記云云依此是在唐時有正文有子注今本全爲正文絕非其舊矣

洛陽伽藍記世傳如隱堂本內多缺字第二卷中脫三紙好事者傳寫補入人各不同余昔年於市肆購得抄本取而校之知從如隱板影寫者行閒字面爲朱筆改竄大都參以御覽廣記諸書其書無可考者以意爲之空白處妄自填補大失本來面目矣後又得何慈公抄本則又從改本錄出真僞雜投竟無從辨三本之中此爲最劣大抵古人著書各成一家言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故爵里姓氏互有不同魯魚後先焉知孰是士生千百世後而讀古人流傳轉寫之書苟非有善本可據亦且依樣葫蘆須在心領神會不可擅加塗乙也顧寡薄自用致誤非淺恃才妄作貽害更深惡似而非者蓋以此也家刻原稿更從慈公所來似是處亦宜增入注一作者卽凡改字也

惜乎付梓之時未見點竄筆跡遂致涇渭不分深痛此書
之不幸而今日者又仍入余手得以從流溯源考其致誤
之由則不幸之中又有深幸焉校畢漫識於此并戒後之
讀我書者柔兆執徐之歲如月十日鎧下毛展識

楊銜之結銜稱撫軍府司馬吳氏此本集證引法苑珠林作
鄴都期城郡守足廣聞見以余考之則銜之終秘書監北平
人也見廣宏明集第六卷史通作羊銜之當是傳寫之誤通
考又誤襲之耳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從筱珊編修假
閱偶識於卷端右順德李約庵侍郎所題余讀傳鑑錄云達
摩住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銜之早慕佛乘問
祖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
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
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
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尙迷真理適聽師言
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祖悉懇到卽說偈曰亦不覩
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舍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

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
之曰祖銜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祖
曰吾卽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愚難銜之曰未審何
人弟子爲師除得否祖曰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
妄必無此理銜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祖不獲
已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
彼我銜之莫測禮辭而去銜之言行不概見錄之以資談助
又御覽引逸文二條並錄於後俟後有治此書者采焉癸卯
七月十三日葆恂記

僧肇法師制四論合爲一卷曾呈廬山遠大師大師嘆仰不
已又呈劉遺民嘆曰不意方袍復有叔平方袍之語出遺民
也御覽六百五十五

佛耶舍此云覺明日誦三萬言洞明三藏與羅什法師情好
共出毗婆沙論及四分律爲人髭赤時號爲赤髭三藏御覽
六百五十五

--	--	--	--	--	--	--	--	--	--	--	--

國朝諸儒鑒明季輕改古書之弊所刻書凡字句各異介在疑似者別爲札記不改本書蓋其慎也吳氏集證與札記同余刻是書凡集證已出如范明友作友明高貴鄉公作高貴卿公祖瑩作祖榮雖灼知其謬俱仍之以存其舊集證不出庸是梓人之誤則元又徑改元又集證高貴鄉公誤作貴高卿公則貴高互乙而卿字仍之其他類此者多有爲舉其例如此八月十二日猛堪校集證畢又記

男
汝
愿
覆
校